茗香堂史論

茗香堂史論卷二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同里朱葵之粟山校正

宋書

宋書七十卷沈約自序云宋著作郎何承天撰宋書紀傳止於武帝志惟天文律歷此外並委奉朝請山謙之尋卒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元嘉諸名臣傳寶生被誅大明中命著作郎徐爰因何蘇所作自義熙訖大明續成一史其中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所作自永光至禪代缺而不續又事屬當時多非實錄今立新製桓元譙

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異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文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

帝紀前云諱某巳足其中凡言劉裕必缺其名書一諱字殊非史體本朝之臣執筆諱之可也以後代秉筆之人修前朝之史復何諱耶

京口每稱京城義不明直云京口城可耳都城始可稱京城

粟山按稱京城嫌於混

高祖義兵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山上爲疑兵以乞丐

爲兵深得淮陰驅市人遺意

徐道覆與盧循謀劉毅兵盛宜并力摧之根本既定不憂上面不平上面字今之俗語豈宜入文章隱侯云取三易故耶毋乃太俚

二劉既敗孟昶至仰藥自裁高祖謂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死衛社稷橫尸廟門迄遂其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求活寄奴如此心胸宜其每戰必克

南塘破賊進高祖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寄奴受黃鉞餘固辭夫太尉中書監雖貴不過人臣之極黃鉞則人君所御辭人爵而受帝制寄奴不學不覺露覬覦神器之心

於慕容姚氏北魏必曰鮮卑氏羌又必曰僞某國國本朝之臣執筆尊主卑敵可也施于前代與國古無其例

九錫等詔一準曹丕司馬昭殊可鄙笑寄奴英雄遭此形勢豈肯終爲人下揖讓在所必然作史者舉其大畧去此虛貌可矣何必襲數見不鮮之文汙塗史册

元凶弑逆文帝紀止云上崩于含章殿不言被弑非春秋義

文武二帝紀論稱元嘉之政罪其釁國敗軍譏孝武竭民自養紀中畧無指實竟同射覆帝紀雖綜大綱亦須稍載得失今止書銓除封拜郊祀出師諸條毫無一言及于帝

身荆公謂春秋爲斷爛朝報此等本紀實似之

宋八帝而四被弑臣弑君子弑父千古之大惡本紀皆遷就其詞豈足傳信樹戒昔成濟推刄高貴鄉公典午假手族誅以掩大惡子業見弑明帝討賊無聞蒼梧斷元壽寂之楊玉夫等及蒙弑君之賞不亦滅倫悖經乎

隱侯文筆繁富紀事則蕭索無致論斷較可每恨其多晉宋以後官階繁複誥勅具文皆不宜全載

子業之猜蒼梧之暴則有之備諸無道衆惡皆歸以譽興者非盡實錄

子業紀先書太皇太后令雖彷高貴鄉公紀然太鵲哭後

乃補列子業淫酗穢德先後無序較霍光昌邑王傳大不如

袁粲起義石頭不可曰反

沈約律歷志譏班固之妄以荀勗爲袁勗謂杜夔所制律呂長於古尺四分有餘故致失韻著作郎劉恭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得古周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鐘以律命不叩自應晉武謂勗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阮咸譏其太高非興國之音阮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然則律之和否魏晉以來無一定之說約之譏固五十步笑百步耳

魏文時太史丞韓翊以乾象歷減斗分太多後當先天因造黃初歷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復制景初歷施用至于晉宋何承天謂鄧平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楊偉斟酌兩端以立衷二人皆漢魏善歷者然洪之遲疾不可檢春秋偉之五星大乖于後代洪用心尚疎偉拘于同出上元壬辰故也景初晷景用漢四分法漸就乖差推五星甚疎濶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法猶有前郄元嘉中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造新法謂堯典星火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星虛正仲秋今季秋則虛中二千七百餘年中星差二十七八度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漢太初歷冬至在牽牛初

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今檢之冬至應在
斗十七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天之南在斗十三四矣後
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半刻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
長短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而
云自古及今諸歷未能並已之妙亦何以云臣更建元嘉
歷以建寅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
章首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依承天元
嘉歷考楊偉景初歷凡月蝕圭測景初俱差悉如承天所
上又承天法朔望及弦皆定大少餘月有頻三大頻二小
比舊法殊異散騎郎皮延宗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

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上承天歴術合可施用元嘉詔可大明六年南徐州祖從事祖冲之奏承天法簡略今已乖遠日月既差已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差兩宿節閏非正度數違天今創新歴改易之其一舊法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卻合周漢將來永用無差二二堯典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五十餘度之左漢用秦歴日冬至在牽牛六度漢武太初歴

冬至在牛初度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一晉時姜岌以日未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度今參以中星冬至在斗十一未盈百歲未差二度度舊法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漸與歷舛僅合一時未能通遠今命冬至歲歲微差將來永久無煩屢改又設法其一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日辰甲子為先歷法設元宜在此歲黃帝以來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上元之歲歷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景初歷但合朔氣而已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是

時上元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歷數竟無異同太子虎賁中郎將戴法興條議以爲冲之改歷不合古義冲之條答謂何承天歷前術乖遠臣所改定躔次上通晷管下合法興所議六條隨詰洗釋法興謂古歷冬至皆在建星冲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或假名賢聖以神其說桓譚知讖記多虛杜預疑古歷舛錯黃帝歷有四法顓頊夏殷歷並有二術詭異紛紜此古歷可疑之據一也夏歷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可疑之據二也殷歷

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造度云殷歷以八十一爲日法易緯非差殷歷必妄可疑之據三也顓頊歷元乙卯命歷序云元在甲寅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日蝕有朔者二十六其所據歷非周則魯以周歷考之其朔失二十五魯歷考之又失十三二歷並乖必有一僞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歷課今朔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皆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可疑之據六也法興疑曰戰國史官喪紀漢初格候莫審後雜占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古歷相符遠

至景初毫無差武冲之曰乙卯之曆秦代所用有效於時漢武改創理無乖違今議者不實見所非既非通談景初之法五緯實錯二一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矣法興議曰書紀星昴仲冬、以月推四仲中星常在衛陽萬代不易冲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冲之曰書以中星審分至據人君南面而言法興謂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冲之曰元和日度古歷在建星臣法冬、至亦在此宿了無顯證而貶臣麻垂差半次年

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匆乖請據效月食以課疎密元嘉十三年及大明三年凡此四食臣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度違衡移宿顯然可覩豈得信古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夏正建申之月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邠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冲之曰按此三條皆謬詩稱流火暑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流之爲言非始動也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鄰建申之限又謂臣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箋皆謂定之方中室壁昏中形四方也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歷推之立冬後

四月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非寒露之日蓋以周世爲堯年度乖五十故致此謗法興議曰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周之鶉尾東壁已非元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大背經乃至于此沖之曰辰極居中列曜貞觀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在元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稟稱則卯酉以生殺定位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若此之反哉至于中星見伏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爲簡易之政也月位稱

建說以氣之所本非謂斗杓所指近較漢時已差半次審
斗節時其效安在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厥體不
改至于壁非玄武軫屬蒼龍實效咸然元嘉歷法壽星之
初亦在翼限顯驗甚衆臣歷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法
興議曰日有緩急斗有闊狹古人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
有積閏沖之例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
於四分之科頓小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
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沖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
分歷法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二氣去至
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歷影冬

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暑無盈縮二氣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暑影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即立春立冬之正日也以此推之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臣測影歷紀躬辨分寸量檢竟年測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竊謂至密永爲定式尋古歷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以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誠有效也章歲十九其疎猶甚而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則復欲施四分于當今理容然乎承天置法復爲違謬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橫爲臣歷爲失甚

惑也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刊舊復謂晷數盈虛不可為準互自違伐罔識所依按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日行有恒之明徵也法興議曰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晷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茍存甲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沖之曰元值始名體明理正古術詭謬事在前牒若以歷合一時理無乆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日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臣歷驗之數皆協同則千載無殊雖遠可知矣疑其茍合將何從乎時法興為世祖所寵既立異議論者

皆附之惟中書舍人巢尚之是沖之之術執據宜用時大
明八年也上欲用沖之新法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歷未及
施用帝崩而止按沖之辨夏歷謂七曜皆西行特違衆法
明太祖常與侍臣辨尚書注日月五星右旋之非正與沖
之所執同自古論備者無如沖之之精當故節而備錄之
　粟山按沖之所論耑重歲差與今西法正合
禮志宜明一代之制上及古初下包漢晉前史以載莫不
申言之如車服衣冠漢書已詳所始亦必泝及沿革令人
目眩欲迷
樂志晉史以濫宋又甚焉

天文志一卷惟後一卷爲宋永初三年六月月犯房占曰將相有憂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伏誅夫將相有憂其應豈在三年之後安知非應於北土乎梁武因長星入南斗跣而下殿厭之聞魏主殂慚曰虜亦應天象耶建元中歲星犯天關庾翼與兄冰書歲星犯天關占曰關梁當澁比來江東無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閉關頻年不通信使此乃天公憒憒也然則天象所應豈必江東　少帝景平正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南白色長二丈餘拂天苑二十日滅二月太后蕭氏崩按康熙七年正月白氣如匹布屬地起室壁分野之交掃天苑屏星光射參足每夕移指

東井日没卽見黃昏遂沒凡二十日考象緯書長星如一匹布又云長庚如匹布長竟天又一名蚩尤旗豈長星長庚之類耶拂天苑亦可異矣

子長紀封禪諷也隱侯符瑞豈非其佞乎歟宋室之瑞書于帝紀足矣別爲書無乃蛇足二帝三皇事多荒誕別朝符瑞諸史已詳鳳麟白虎黃龍甘露醴泉嘉禾連理此不足紀

五行小序皆前史已言不須曼衍敘自三國無乃爲贅晉史所紀妖祥又重載之徒費卷帙彌見不精盧健鬬嘆翁年老以爲盧循王敦入犯之徵胡盧絕倒

晉恭帝元熙元年建陽人本女形有陽道無頭正平此爲二形人人閒往往有之非爲怪宋孝武大明中張暢爲會稽守妾懷孕兒啼腹中俄暢死此病也非妖適會暢死耳荆州武甯人楊始妻于腹中生女兒此猶剖脅生不必釋迦亦往往有之非怪

虞十有二州禹貢九州武帝攘胡越置交阯朔方凡十三州三國魏得九州吳得荆揚交蜀得益吳分交爲廣魏平蜀分益爲涼晉一統得十六州又分涼爲秦分荆揚爲江分益爲甯分幽爲平凡二十州五胡之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没江左僑置牧司多非舊土凡有

荆揚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有過半　豫州止譙城宋世分
揚州爲南徐州徐州爲南兗揚州之　江西爲豫州分雍爲
荆分荆湘爲郢分荆爲司分廣爲越　分青爲冀分梁爲南
北秦魏既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　西並沒于是鍾離置
徐州淮陰爲北兗青冀二州治贛楡　名號驟易境土屢分
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　離合不可殫計
百官志言宋甚畧迄及三代下至漢　晉宜南史之不書
宋書后妃傳列于本紀後列傳前乃　是承三國志體深爲
得宜此後宜及諸王始有序然自漢　書以下皆未及正之
王弘傳多載讓爵舞婚之章何其繁　費其議刑辟稍節爲

任[illegible]弘褊狹有忤意輒加詈辱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每訶譴之然後施行若接遇讙忻必無所請人問其故曰王爵既加又加撫勞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又不微借顏色卽成怨府問者悅服如茲措意亦非大公避怨避恩終是秉德未宏

晉宋文字日繁意趣則寡拜爵辨官全載誥策表牋至于累幅須盡刪之省文之半始覺明爽如謝晦之反討晦之檄目申之表連類而書何其筆費

江夷謝方明不須爲傳附江湛謝靈運傳足矣

晉人以春秋爲陽秋其義無取當以一人諱之而然宋人

往往因之改聖經之名大無理也

宋內外官惟尉一印其餘銓除皆刖鑄新印孔琳之建言宜仍舊印未見從悖矣

張暢與魏尙書李孝恭交馬共談彭城下應答無滯可紊春秋詞命之選沈約之贊暢謂虜兵深入非暢正言彭汴危矣仁者有勇非爲膽說何其謬耶魏師飲馬江上巳極兵力彭城堅壁二王在焉攻之未必得志故委而去豈因張長史哉比之羊杜謬矣

范春謂徐傳弒嗣君殺賢王有愧顧託當以凶終謝晦被誅又奏原其婦女可云正直忠厚子曄不肖以反被誅遂

至覆宗

隱侯論斷非不佳奈淫靡浮泛引譬必多讀之悶悶

沈攸之乃宋忠臣不可與臧質魯爽同傳

顏竣佐命討逆孝武病危諸將不得見竣出入卧內上所

不能裁當機湍決卒殪元凶𧙗父延之沈湎經綸相百乃

延之處凶主之側從容以免竣以怨誹殺身父子度量相

越不亦遠乎延之每惡其權要可謂先見

王元謨鬬將耳不可湍征其在豫州民訛言其欲反諸郡

合兵討之元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具陳本末可

謂善處變宜其以功名終

廢帝不道柳元景位居上將不能速斷以安社稷禍發被誅弟叔仁戎服率左右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整朝服乘車應召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忠有餘志不足無愧社稷臣

沈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辭爵位以宅還官移居悉湖子孫親戚連居旋受顧命廢帝加几杖給三望車慶之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車者不過三五人騎馬行田園一人視馬而已歪月并遂無人過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遊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乘此車欲安之乎並几杖固辭發元景廢主之謀帝滋凶虐誅

何邁知慶之必諫閉清谿橋以絕之果往不得度乃還遣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死慶之忠誠恬退何滅子房不獲考終何也昔平陽侯功高位重乃學黃老日飲醇酒不事事非徒治國實以保身慶之八十之年從幸較獵據安凌厲不異少壯此伏波所以見疑光武也雖欲辭榮盛世焉能免禍暴君陳平信陵亦以縱酒避禍慶之乏此機智可爲太息

聚山按慶之終是純臣

蕭思話遣建威將軍蕭承之以五百人進據磝頭攻楊難當承之乃齊高帝父宋書于蕭字下竟稱曰諱不讀南史

齊書則諱乃何人須剿為之稱乃明

宋武北伐緣河南岸别遣丁旿以七百人車百乘于河北岸爲却月陳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魏軍不解其意未動帝命朱超石齎大弩百張車益二十人設彭旁于轅上魏軍見營立四面進圍之長孫嵩以三萬騎肉薄攻營超石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齎大椎并矟千餘乃斷矟數尺以鎚之一矟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蕭思話遣承之進軍峨公固楊難當遣其子和步騎萬餘跨漢結柴立浮橋攻承之台圍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用賊衣犀革戈矛莫能施承之截矟長數尺大斧椎之

一猾賊十餘賊賊不能當大敗燒柴走兩戰先後一轍

孝武十四王論言約義深如此筆力纔足貴尚

周朗上書請減宮中女隸令民早婚嫁以廣戶口寢北伐之舉內修戰守拒邊民之請師明于內治矣崇孝行敦喪制后妃先以節儉革僑置郡縣省幼沖藩員核釋流沾淫祀皆江左流傲人不敢言朗昌言無忌被罪以死宜宋之不競也約謂朗意在摛詞文實忤主詞之爲累一至此乎是非大謬觀朗所言豈是浮藻

宗越善爲營陳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人隨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可稱材士惜其盡力暴君與譚童同戮

循吏傳敘六戎薄伐乃是六師晉人爲師馬諱故改之約已隔朝不須沿此又杜慧度交州朱鳶人朱鳶乃漢鳶縣字書音員不言其義當是古鳶字

沈約自序乃泛及宗支閭人已載前册無不備列後乃僅載上宋書表而已何名自敘敘中徐赤特俱作赤將不一而足以武帝紀及南史校之始正其謬按南雍宋書馮宗伯開之所刊校正皆一時名士吾邑姚川人叔祥與焉其訛乃如此

南齊書

齊史江淹作十志沈約纂帝紀二十篇吳均亦嘗著齊春秋三十篇劉子玄稱其核實皆不傳于世蕭子顯自表梁武別爲之晁氏譏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曾氏譏其馳騁雕繢而文益下可謂實錄子顯齊宗室而北面于梁故于齊之始基多溢美齊之末造多溢惡時尚瞿曇黜儒崇釋是非大謬于聖人不翅如二氏所譏已也萬歷庚辰國子祭酒張一桂序之如此大都貴釋輕儒梁陳二書皆然不第陳書也

高帝本紀序皇考承之勳伐太支蔓宜另爲紀附首篇若

蜀志劉二牧可也

魏號南朝爲島夷南朝目魏爲索虜各尊已而斥彼總非史臣紀實之體

高帝本紀太祖軍容寡缺乃編椶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寄生不知何物又按東昏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乃知是馬飾也

高帝紀太祖既平休範分功袁粲等更日直入決事號爲四貴秦時有太后穰苴涇陽高陵稱爲四貴至是乃復有焉子顯此等文法眞堪發笑

楊玉夫等首謀弒蒼梧齊高祖當殺玉夫等以塞天下之

曰乃封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天下未有以弒君蒙賞者齊祚不長于此可卜　宋主禪齊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如此入宜爲齊祖所立以爲今日地也

衆山按此與何不食肉糜及蝦蟆官私之言一例

史臣援太乙九宮爲符命其文猥鄙不堪不憚遺笑千古

齊武遺詔不得用寶物入梓宮刀用鐵環者祭不用牲惟設茶飲干飰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末山陵前朔望設菜食此雖矯世革俗未免太過然無媿漢文已　又禁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精舍並嚴斷之深

抹當時崇尚佛老之敝可謂杰出千古

齊武命葬袁粲沈攸之亦是盛德事

禮志敘及戲馬倒馬亦太猥瑣樂及白紵豔詞此豈足云禮樂哉祥瑞則白鼠白兎嘉禾連理此偶生之物不足為奇不足紀

褚淵傳及褚澄及其醫術後忽為徐嗣言其治奇疾過于澄文情跌宕有漆園龍門筆意

褚淵傳後特作論贊謂淵太始之初已致通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固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夫豫讓謂中行衆人畜我故衆人報之為純臣

者尚有厚誅焉淵受顧命之重當委寄之隆豈止一介之
夫國士之遇哉賣國求榮究其貴盛加于宋之令僕幾何
哉靦焉就列陷袁粲以求生其罪在荀彧華歆之右子顯
爲之文過飾非愉人黝黜是非到置矣
柳世隆文武俱備忠孝無雙功名旣立在朝不干世務垂
簾鼓琴風韻清遠豈非江左第一流人物乎世稱柳公雙
環爲彈琴士品第一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
褚彥回眞不啻天壞之隔矣
沈攸之遺齊高帝書字字風霜言言愴惻又不啻李密駱
賓王討煬墨檄也書中莿過夙眷遇若代臣以世爲代當

是唐臣追改之又齊梁以後每以夷齊爲夷叔蓋北朝曰
南爲島夷齊時諱言夷齊故改其稱梁隋相承故耳
桓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不死海鵠羣翔登城彈之無不
折翅而下飛衛之巧無以過之
　粟山按此亦形容太過
周山圖傳義鄉縣長壓廟神姓鄧失經爲縣死便發靈山
圖啟武帝乞加封輔國將軍上笑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
階級眞英雄之言也
周盤龍有愛妾杜氏齊太祖送金釵鑷二十枚手勑曰餉
周公阿杜此眞得馭將之術

謝超宗鳳之子孝武賞之以爲殊有鳳毛然輕薄無行不保軀命人多以此相擬何也

劉祥不滿褚淵撰述宋書隱刺禪代齊祖銜之坐以歷詆朝士輕議乘輿流竄海南以死史譏其文人不護細行恐非篤論乃阿時君旨耳

虞悰不預鬱林廢立固辭佐命引疾告歸可謂烈士子顯不能揚其大節況爲論贊可謂無識

東陽太末徐伯珍兄弟四人白首相友時人號爲四皓

高逸傳載顧歡之辨佛老往復多端子顯益伸佛氏排抑百家以阿時好已乖史臣垂鑑之義高逸傳多是學仙學

佛之流此當別爲方外傳何當槪稱高士乎

劉瓛學行方嚴不媿儒者陸澄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雖家多文籍人所罕見亦奚用乎王儉目爲書廚有以也

竟陵王子良忠孝仁讓尊賢好學議論時政多所裨益而廢帝猜忌特甚幸先令終不與十四王同誅豈非盛德之報乎

廬陵王子卿亦字雲長豈慕壽亭之爲人耶

張思光雖風流譎詭而至性過人好義有爲眞可稱一代名士

周妻何肉周彥倫自云不能無累其勸何點茹食文雖嘗今戒殺之篇多不及其工也何允斷肉食而猶欲食魚蛣蚶蠣令門生議之老饕饞吻遺哂千古彥倫同傳不異老子申韓也

王儉名重一時入其幕號芙蓉池然之休休之量𡷲勝已者不足云偉人

王晏小人之尤終不免高帝之誅所謂小人枉作小人也

王思遠先見其敗勸其先機引決及拜驃騎笑其初言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果及于難思遠以此得免遷爲侍中因免禍以致遷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也

徐孝嗣雅望非常賜藥容色不異飲至斗餘乃卒可謂有量不能行伊霍之事以安社稷授柄領軍殺一帝子孫殆盡豈社稷之臣哉

栗山按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眞孝嗣之謂

褚淵沈文季俱善琵琶會豫章王北宅淵取樂器作明君曲文季不肯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不異曲終而止文季之勁直季淵之雅度豫章之好賢皆一時之絶

王融謝朓同爲一代才人融躁進功名躍冶求試朓流連山水遇擢固辭其人之靜躁不同也融擁戴竟陵拒太孫

之仗竟陵退讓無心天位融遂被誅朓不與廢立之謀深拒始安卒爲遙光所陷身蒙大戮名節無虧其人之忠奸不同也兩人同傳子顯反右元長謂高帝不亡融必有功疆埸文人之孫吳何可爲據無乃痴人說夢

孔稚圭有用之士論刑與兵皆鑿然有見人徒以北山移文賞之豈識稚圭者

王負庇子以抗王師張沖盡節以死勤事二人忠悖異矣子顯論斷以爲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豈不謬哉

祖沖之論厤十有九歲爲一章凡七閏今改爲三百九十一歲一百四十四閏則是一百七十五歲半得閏七十二

較羲之置閏爲稍密何承天歲差之法以爲得所未有而冲之疏擿其略謂日月已差三度二至已乖一日五星至差四旬留逆或移兩宿造歷請改之諸儒無以難宋孝武崩不及行可惜也又嘗爲劉太祖改造姚興處指南車銅機圓轉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又彷諸葛木牛流馬造器施機不因風水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日行百里眞古今至巧之士

梁書

唐姚思廉撰梁書駢偶多梁陳之遺無還固雄健筆力

武帝本紀帝使張弘策陳計于兄懿曰雍州士馬呼吸數萬獸睨其間以觀天下獸睨乃虎睨唐臣諱虎字也 紀中參軍黃大獸亦當是天虎 陳獸牙列獸牙皆是虎牙

武帝起兵檄蒼古蔚森不下漢人手筆盡寓懾之竹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兎不能盡其罪李密討煬帝檄本此檄中龍驤獸步亦是虎步所改本 紀九錫文優孟衣冠殊足噴飯

本紀屢書老人星見或一歲而春秋再見不下數十次何

不憚煩

栗山按老人星卽壽星出丙入丁自有常度亦不足紀

梁大同元年詔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于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者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惟大逆不預今思此詔可謂能錫類矣　又禁民間用九陌錢必須足陌此弊梁陳時已有之何怪今之九五九折八折之紛紛也

史臣論贊武帝不及帝王大畧止稱其博學多能著述淵富又佛經梵典儒家所斥而津津言之贊譏凡猥如奕爲儀壯等皆不及焉何以名史

貞陽侯淵明作深明避唐諱也梁書大都成于高祖時故
世民等字皆不諱

梁將復有朱買臣

魏玄成總論梁中蕭梁之病惜其排偶都無雄杰之氣
讀之衰颯悶人梁武治天下則不足而內行醇備至孝太
植昭明之孝哀太子之不忍叛父同盡侯景之手皆是士
君子所難能而出于帝王之家更足儀型千古

梁武父子之才華若不爲天子亦是江左名家惜乎尊居
天位徒以召亂不足全身至其佞佛成風而富貴不能自
遣八十衰年尙未就閒終于臺城之辱耳

粟山按宋嵗宗坐不能爲君之累梁武亦同病

曹景宗傳敘景宗麗豪歷歷如見　景宗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無還騎趁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案無還騎趁鹿文理不順以無還爲句既不明從無還騎爲句又無謂此必有舛落不若删去五字文勢已足後人每不及古人敘事簡勁在此

景宗慶遠王茂三人傳贊亦佳

鄧元起母奉道家居不肯與子同行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與汝同入禍敗可謂千古高識

呂僧珍不私親戚侍御鞠躬屏氣果食未常舉筯嘗因醉

後患一柑高祖笑謂大有所進人臣如此豈有黥彭不保之患

陳尚書姚察乃思廉父也梁書論斷多采之察往往破的但文沿靡儷耳

謝朏當齊受禪不肯解天子璽綬授齊不媿抗節之士奈何永明中復受義興太守之命後雖累徵不就爵位彌高豈非晚節不終乎

武本紀陳猷牙於陳伯之傳仍作子虎牙又諸列傳往往見虎字史臣何前後才盾若此

武簡文元諸紀皆直書帝名乃于諸王往往稱諱此沿梁

史舊文之誤世未有名其父而諱其子名其君而諱其臣者史臣踈漏若此

徐勉傳進五禮表係于典章不厭其詳至與子之書何須全載又復繼以答賓喻拖沓甚矣此體乃自班固作俑也

裴邃夏侯亶夏侯夔等傳忽厠一魚弘弘畧無佳事止有四盡之言宜附入貪酷吏傳可也置之此中不倫矣此等人何須爲立傳

顧協少時將聘舅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在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此乃偏僻之行不孝之大雖博極羣書亦何所用

何敬容傳朱雀門火高祖謂羣臣曰門制卑狹我始欲構
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曰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爲名對此何異柏梁既災建章遂營一樣佞人口吻何
謂名言梁室崇佛老尙之獨勤勞在職先見其敗可謂高
識以此見識薄俗當亦有過其實者
賀珍封事愷切梁武大怒召主書口授勅責珍纍纍二千
言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何怪朱异諛言得閒納叛亡國
羊侃北方豪杰自拔南歸盡節臺城子鯤繼父之志圖景
立功上雪國恥傳中敘侃雄豪奢侈合人艷羨眉舞色飛
此猶汾陽功塞天地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也

許懋駁封禪議足破鄙儒曲說梁武通經術慨然信從後世眞宗王旦等何梁武君臣之不若也

臧厥嚴酷少恩吏民小過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獸當是虎字

吳郡顧憲之臨終爲制以敕其子曰莊周達生王孫矯俗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衣周于身示不違禮棺周于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漢明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史雲烈士之高亦貴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可不節衷吾意不須常施靈筵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權安小牀暫設几筵帷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

昔賢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祠先人自有常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于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讀此知昔賢固有先我而行其志者矣

海南諸國如扶南盤盤丹丹干陁利狼牙修婆利中天竺師子等國皆奉佛聞梁武奉佛故絕海來朝宜詳紀之至於林邑高句驪倭一通中國而已歷紀漢晉以來事無乃太煩　新羅不過通中國何須紀之

陳史

梁陳二史皆出姚察父子皆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亦多本之世傳

陳書視梁尤為疎畧止有紀傳而禮樂制度天文律歷皆不及焉

周鐵虎本傳皆稱鐵虎而本紀中稱鐵武梁陳二史往往類此

陳書夾字多作俠通用如韋載傳亦稱俠御將軍殊可笑

沈禮明退漢武過天臺文本不甚佳但纏綿悽惻遂作古今佳話

盧務思弟感病陳文帝令務將家口入省務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禁其蔬食手賜魚肉文帝好賢之至令人感歎

陳梁二史俱成於隋世唐詔可無避也書成後唐世刊行進御乃行改竄耳二十一史屢行刊定不行改正亦是疏忽

思廉爲父姚察立傳是亦班馬自敘例也

徐世譜與侯景戰于赤亭湖別造樓舡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大敗景軍生擒景將任約梁陳二書每論水戰多云道拍旗拍所云拍艦乃是發石撞竿之類水車卽舡上施

輪楊么之馳騁洞庭其遺制也吾友徐彬作舟師可廢論
曾作論辨之於此尤可徵也從來荆襄江上之戰捨舟何
以飛渡追逐乎世譜善水戰高帝拒王琳水戰之具悉委
世譜世譜諳解舊法隨機損益妙思出人誰謂舟師無用
乎
姚思廉於陳將之降隋者皆云隨例入關大背故向新此
爲何例乎深可嗤也
蕭摩訶降隋復從漢王諒反被誅任忠賣後主而先降敵
樊毅兄弟碌碌隨人乃以魯廣達之忠烈殁身者同傳舛
錯甚矣

陳武乘梁之亂也取天位無長駕遠馭之才公卿將相皆是戚里浙東江右嶺表閩南熊曇朗周迪之徒分方割據僅奉正朔號令所及止有江南而已巴蜀荆門强敵逼處六朝小弱無過于陳陳武恭儉勤勞纔能保境後主荒湛文酒群小用事機務壅遏隋師入關將士未知其亡不亦宜乎苟使叔寶可望中材將相輯睦朝無佞幸以支强隋恐有未能何則楊堅之雄不下魏武關陝河洛之甲韓賀楊素之才又不啻張遼樂進諸將而江南勢弱不及孫吳雖使廟堂之上有周瑜魯肅贊謀之未必無事也

南史

唐學士李延壽撰南史八十卷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魏諸書以島夷索虜相詆文不雅馴欲擬吳越春秋編年正之未就而歿延年在東觀究習故事更爲南北史始宋永初迄陳貞明合四代曰南史刪繁補漏過本書遠甚所載謡讖妖祥頗涉猥雜然宋書誕而多誣齊書繁而益下梁陳畧而不詳是編包齊括宋兼陳該梁信約顯之忠臣二姚之益友也年少位下當時無稱劉知幾標剝百家此書未嘗置喙永嶶公主愛其書序而傳之延壽取法司馬遷顧祇紀傳而畧表志不無遺憾司馬温公謂陳壽以後無能

踰者誠篤論也

高祖本紀敘祥異賭于宋書敘孫恩戰不若宋書之詳京邑蒜山之戰闕白下存亡不宜畧之

宋書桓元將謀簒從兄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四海歸懷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高祖志欲圖元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當可耳十二月元簒位是元之簒裕且陰從臾之以爲異日立功地南史削之何耶　高祖家貧常負刁逵社錢三萬逵執録甚苦王謐造逵見之密以錢代還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惟謐交焉桓元

之眞謚手解安帝璽紱爲佐命功臣衆謂謚宜誅高祖保持之南史削去償錢等事惟云帝素德謚保持之事既深晦不若原史之直筆感償錢細恩縱佐逆大惡南史諱之舛矣

宋高祖命孫處襲番禺覆盧循巢穴宋書作孫季祖乃其字也當以南史爲正

九錫禪位策文魏書已相蹈襲宋齊梁陳展轉摹倣眞足嘔噦是書既合爲一史宜加刪削乃全錄之何其宂木

零陵王殂下書曰宋志也筆亦微婉可思

子業欲掘景甯陵及納新蔡公主詐稱已死改姓謝氏僞

獸不如

隱侯諸帝論斷皆精切南史一仍之摘要合並以成文

明帝太始中詔定劫竊之刑遇赦黥兩頰劫字斷去腳兩筋此亦古肉刑意也強賊斷其足筋使不能復爲賊既全其生復妨其亂可謂弭盜之良規

蕭氏攘奪篡弒皆不沒其實沈攸之袁粲舉兵直筆書之賢于沈約遠矣

宗越爲子業爪牙誅戮羣公被殺于孝武廢帝本紀訛作宋越宋書亦然他傳往往訛宗作宋較者不知訂正閱者幾疑宗越宋越爲二人可歎也

李百藥論斷精鑿雖唐人手筆以視太宗晉書諸論繁簡迥不相同往往微詞直筆洵哉良史之材

齊高帝紀符讖太多若張陵木簡李斯秦碑風角之魁暴秦之佐其文豈爲帝王瑞

齊武遺詔儉山陵之制祭勿用牲茶餅酒脯而已與高帝遺詔異同可謂達識至命盡心禮拜供養顯陽玉像諸佛便開臺城老公作法

齊武以暨陽寒人給事中綦毋珍矦縣寒人馮澄侍皇太孫以保傅之選乃不用名門令望而止用單寒宜太孫之不敬憚矣又同時小史有姓皇名太子者武帝惡之命移

黜于外作犬子何黜以爲不祥已而文惠太子薨太孫踐祚終于被弑夫太子儲君乃敢以命名當罪父兄師傅命名者以懲不敬可也

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泰始軍役大起受官萬計兵事急二十年來並不輸送不可勝計齊武即位蕩除逋城錢并申明舊制夫令僕之尊二千非所苦惜非國體至於濟尉之卑軍功之賞或告身不抵一醉責輸二緡不亦病乎蠲逋是申舊制非也宜別爲之條耳

世祖適長天位次當世及何須廣引符瑞異錢北斗之形太平百歲之字誠何足道

海陵紀引禪靈寺爲讖天意若曰等句何其駁雜鬭湊

勸擐攘等語直當削之

齊和帝紀三月丙辰遜位四月辛酉禪詔至梁奉帝爲巴陵王戊辰巴陵王殂梁武本紀乃稱己巳巴陵王殂於姑孰一㞢之中何相乖迕

天監三年以扶南僑陳如闍邪跋摩爲扶南王以佛弟子爲王名號表文皆同梵典當由人君溺信邊臣與屬國巧加粉飾以夸遠邪梁武以下莫不奉佛乃四帝皆不獲令終將天道無知抑有天下者經久自有大暑徒恃及物之小惠妄冀非道之大榮未足綿祚弭禍也百藥之論當矣

梁武屢次捨身億萬取贖曾何功德陳文效之之作無碍大會捨身太極殿前又何說也殿前而曰捨身不徒佞佛乃紿佛耳

粟山按捨而取贖不獨紿佛且自紿矣

陳帝紀皂莢巴馬子之謠鄙而俚視班馬且媿死

南史每紀北朝紀年於本年之末乃以成父大師編年之志也然而非體

南史帝紀之後即列后妃諸王爲傳首此乃宗魏收魏書也

梁郄后酷妬及終化爲龍入後宮通夢武帝或見形光照

灼帝于露井爲殿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釋氏化蜯之說殆亦有端

栗山按此等不經之言筆之于史爲失體

梁元帝徐妃酷妬見帝一目每帝將至必先半面粧以俟帝必大怒而出可謂悖矣又復淫亂無度可與鬱林何后同臭萬年

栗山按宮幃瑣細之事亦非史體所宜

宋晉安王子勛之疾巫者請開昭太后陵毀其梓宮爲厭勝明帝太始中有司奏暫出梓宮補葺毀壞孝武作此凶德祚安得昌又家法蕩然有所幸御或留止路太后房致

謗聲外流密取南郡王義宣女假姓殷氏爲殷淑儀廢帝納文帝女新蔡公主於後宮殺一婢以代主歸喪何薦此等行事獸畜不如

粟山按家齊而后國治此等鳥獸舞之國欲其永胙難哉

孝武閨門無禮猜忌諸弟衡陽王義季縱飲帝書戒不爲止以至于終可謂智者

粟山按此得信陵君之秘傳遠全身身值亂朝可以爲法

劉穆之有宋元勳經綸無出其右然以微時困窮遂肆爲

豪汰其子豈反之僻至嗜痂無乃謀國有餘治家不足
國史非家乘徐孝嗣齊之公輔不得附于羨之之傳
宋書趙倫之子伯符生子倩尚文帝女海鹽公主始興王
濬通之倩怒入宮詬罵詈手搏主絶帳帶文帝怒離昏南
史削去始興事爲伯符諱耶抑爲主與濬諱邪義皆無取
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期年請代曰此郡沃壤珠阜日至財
生則禍逐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時謂王晉平
恐富求歸秀父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一詣朝貴江湛謂
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朝隱恐富當時可謂巧于立
言秀之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足喪主不能淯至

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貽嘗恨世人談笑喪柩之側多令婢媪代哭古人已有同懷

王僧虔傳論書法齊璽遂至累紙此何關人品列之藝苑可耳其戒子書云爾身已切豈復關我耶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眞賢達之言令人太息

王志善藁隸徐希秀稱爲書聖人知有草聖不知有書聖也志家居建康馬糞巷與父僧虔皆仁厚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烏衣猶自風流馬糞難于稱目然則人固不可不擇地

王偃尚宋武帝女榮男吳興公主常於深雪夜倮偃縛庭

樹嶸濬之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如此貴戚殆絕人道宜明帝爲江斆作讓昏表虞通之爲妬婦紀

王微爲宋文人所載書牘皆非佳筆沈約之贊亦謬

王恭以王廞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兵以淸君側爲名乃拜婦豎統戎宜乎敗也

沈攸之傳列其兩襠之密詔太后之手令以明匡復之非無因邊榮之言曰沈荆州舉義本臣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室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此是千秋公論沈約宋書不載何耶

粟山按沈約首鼠兩端宋書中紕繆甚多不足信也

宗慤鄉人庾業豪侈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串乃熟之義惠連詩聊用布親串意同宋書直曰慣噉麤食義尤明串字無乃太生

顏延之以疎狂見斥亦以此免禍戒子竣有先見之明然爲寵妾排床墜致損又以哭妾殞身未得爲達　竣因饑旱請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前此荒政恐有未聞

沈懷文三子淡淵沖名譽各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

王景文風姿爲一時所推袁粲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詔賜藥酒方與客棋讀詔還置局下爭刼

竟歛子納償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以璽啟答敕并謝賜訖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仰飲而卒何其從容宋史較此工拙頓懸南史所添皆頰上三毛也

王懌不辨菽麥無人與昏獠婢恭心侍之而生璡璡恭謹老而不渝顏師伯女樂宴客傳酒行炙皆女伎璡以男女無親授每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莫不拊手嗤笑璡容色自若如此舉止當由父懌騃質未除

王銓王錫皆孝友時人謂之玉友金昆

王敬弘短少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棋發八勢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靑紋袴襬飾以朱粉何其弔詭不

情

馬仙琕幼名仙婢以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仙琕之名可與

馮婦徐夫人作類

褚賁以父淵附齊終身媿恨拜侍中常謝病上望之令處爵弟蓁賁居墓下病篤予轝載以歸疾小間知之大怒不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數日纔餘氣息謝瀹候之排閤不可開杵槌破乃入賁曰吾少無人間心但願啟手歸全舊隴兒輩不才失吾素心以此爲恨耳已而卒又彥回從弟照聞淵拜司徒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有期

頤之壽讀此令人面熱齒冷彥回子弟如此何面目見之名德不昌乃千古快心名言

栗山按此等子弟乃如芝蘭玉樹

褚澄不聞他善惟稱其醫術之妙當列方技中

蔡興宗正色昌言廢帝敬畏亦已難矣沈機先見料敵若神屢說沈王諸公行伊霍之事事雖不行不蹈其禍至于妻袁顗之子還子勛之喪犯人主所忌而不顧卒能以功名終豈非盛德大度有以服人邪南史之筆視宋書蔡興宗傳工拙相懸

蔡樽爲吏部尚書帝嘗設大臣麪頻呼樽姓名不荅食麪

如故帝改喚蔡尚書樽始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對曰臣職在納言陛下不宜以名垂喚帝有慚色不第臣節之正亦足見君量之宏

張思光傳忽及徐文伯文伯醫理入神足自爲傳附以薛伯宗徐熙秋夫嗣伯等可也載之此處爲不倫嗣伯傳中有病者呻吟笪屋笪音妲郭璞方言曰江東謂籧篨直文而麤者爲笪斜文爲廢或用蘆織今人所云蘆廢箞是已

宋文帝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又曰熙先有美才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憐才之念亦

自可八

劉湛小字猛虎文帝呼爲劉班君臣之間乃有此戯

南史爲唐每并諱秉字劉秉祇稱彦節乃江秉之傳仍作秉同一書而諱否互異亦讐校之不精江總宜列佞倖江謐之苛子介之酷俱不足傳

齊高帝華林宴集使朝臣各効其技藝王敬則脫朝服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此亦一時口給耳絳灌起屠狗吹簫亦可帝前屠狗耶帝責其非體亦非也淵之琵琶文季之子夜敬兒之舞亦豈大臣之

道耶飲人狂藥豈可貢其號歟

竟陵王子良置酒後園有晉謝太傅鳴琴在側勅文暢爲雅弄子良曰君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夕

宋時嵇元榮羊蓋並擅琴云傳自戴安道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叩之惲驚其哀韻製爲雅音後傳擊琴始此

柳元景及弟子世隆慶遠先後皆拜侍中一門遞爲三公世隆及惲皆工卜筮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于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旋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語黨曰汝當見我

不見也九年世隆卒十一年齊禪梁

竟陵王將朝見憚投壺梟不絕停輿久進見遂晩武帝遲之以寳對武帝使復爲之賜絹二十匹昔郭舍人投壺有二十四梟文暢梟不絕豈其遺耶

柳慶元遠孫仲禮敬禮皆以勇力著稱仲禮降侯景復降魏敬禮在襄陽恆詈賣人爲百姓所苦襄陽有柳四郎歌亦降景思圖之爲景所殺𦤎其家聲

王融爲豫章王嶷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高帝爲之流涕語故特工

江夏王寶元乘八掆輿手執絳麾幡入都掆仝扛其猶今

之八入肩輿耶

宋明帝謂李安民方面如田封侯相也今傳田字面爲大富相宋藝祖亦方面大耳則古說近之　庾隻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伯隻富於財飲必列鼎魏克江陵卒致餓死水軍都督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裴晉公臘蛇入口殆是虛語

南史中虎字或作武或作獸曹武傳則曰本名虎頭齊帝以虎頭名鄙改作武當亦是改作虎曹武乃曹虎耳

陸襄吳人爲侍中臺城陷逃還吳侯景將宋子仙攻錢唐海鹽人陸黯舉義襲殺吳郡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海

鹽白古乃有倡義者胡職方邑志爲尤詳云

齊武帝於天泉池製鯿魚舟形狹而短今之舴艋耳

陸歊陸訏皆操履高潔遨遊山澤二人皆遯世之宗然絕棄婚宦似非中庸宜列隱逸傳中

梁武時猛獸入郭上不悅以問羣臣莫對王瑩歛板答曰昔聞百獸率舞陛下膺圖受籙虎象來格帝大悅羣臣咸服夫猛虎入郭豈爲美事瑩之對何異仲文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乎時人以爲美談甚矣後代之貴佞也

琛山按此卽梁武時侯景致亂之先徵也

總一王天虎梁書俱作天獸南史皆作天武一代著述何

乃參差

鄱陽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眞本獻皇太子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愚意甚嫌次第之無紀若此次第甚爲有倫何以改之

臨川王洛口棄軍武帝怒加貶削無政刑矣都下竊發每以宏爲名朱雀航刺客指云宏使僅以罪免又與永興公主通陰謀弒逆許事捷立爲后帝爲三日齋主使二僮爲婢衣入侍閤帥疑之密告丁貴嬪懼上不信密使宮帥圖

圖帥納輿八人纆以絖緜立於幕下齋散主請問主升堵而僞先趨府後八人抱而僝之帝驚墜搜僮得刀辭稱宏使帝殺二僮秘之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宏獸畜之行梟獍之心帝固隱忍之豈安社稷定國家之大計哉

粟山按此實家醜宜隱于國法則非

安成王秀少孤于始興王憺尤篤憺爲荆州以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也分奉非難稱心不辭爲難稱心二字妙極耦具撫猜形容

南浦侯推淸敏好文侯景之亂守東府握節而死然歷任

淮南晉陵吳郡所臨必亦地千里吳人號旱母此公想熒惑司命耶

衡山侯恭語湘東曰人有不好懽興仰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不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帝子王孫乃能此言亦儁

鄱陽王恢爲益州成都去新城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之恢市馬千匹附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驛馬名曰訂馬前此後此皆未聞

鍾離人顧思遠年百十二歲七娶十二子死亡畧盡小者年六十餘無孫執乂爲卒伍廣陵侯晃爲徐州見而異之

賜食兼人形有肉骨長寸截還都賜宅擢散騎郎名言往事多異傳聞年百二十卒晉通中穰城人二百四十歲不穀食惟飲曾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張元始百十六歲膂力過人九十七生子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一時乃多此異人

讀魚弘傳止敘歷官貪縱未知史臣立傳何意及觀張惠紹傳曰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驍將然則魚弘以驍將乃傳也傳中一言不及止云累從征討常爲軍鋒而已可謂率畧

曹景宗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

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澤中逐麞渴食血如甘露將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亡死今作貴人閉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讀之神旺

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營壘立辦以行三軍眞使行陣如山不可攻拔又嘗云愼防勇戰眞名將之言

長沙宣武王葬車府忽于庫火油絡欲推主者樂藹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火非吏罪也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博物晉書張華傳乃不見此言當別有本

沈約傳上泝金天元冥已甚矯誣又自竹邑侯以下十餘

世代書爵里該以一言云約自序大畧如此凡三千餘言約傳僅有其半乃是沈氏家譜非國史也又南史田子林子已有耑傳一書而先後重沓如此

徐勉爲吏部立選部爲九品十八班即今之條例也作俑自勉始戒子崧書甚佳惜太繁耳書中云瀆中並饒荷葰葰羊捶切音委芰實雞頭也北人謂之葰

梁書不爲王琳立傳南史補之豈非以琳終始爲梁哉初討侯景有功止以暴横自肆本無大罪僧辯何得啟誅之及下廷尉元帝令張載黃羅漢宣諭琳軍陸納等不受命囚羅漢抽載之腸以繞馬足馬走腸盡氣絶復臠而斬之

殺天子使不可赦元帝鎖琳送軍中納等既降琳亦復位不聞誅送首惡君臣俱失及琳爲元帝發喪又奉表于齊獻欵于魏稱臣于梁復拒敬帝之徵名爲義舉何也直好亂反覆耳非梁純臣也

陳諸王傳有馬客非一當是臺軍名如飛騎越騎等目始興王叔陵發謝太傅墓棄其柩以葬生母彭貴人宣帝不之禁叔陵被誅後主始發彭氏葬以還謝氏太傅身亡二百年乃罹此厄

陳武既崩太子在北社稷爲重君爲輕使敵人不能挾質以要我侯安都之擁立文帝是巳衡陽既歸文帝不能復

高子臧之節謂天位不可復移崇以大藩誰曰不可安都陽迎沈之江慘矣衡陽入國致書文帝詞甚不遜殊非智者宜其殞身

粟山按于少保之棄天順立景泰亦與安都同意真善讀孟子者英宗歸而旋有奪門之事假令衡陽歸而不死國事未知何如惜安都不能善處之而責胥不韙也

孫瑒鎮郢州合十餘舡爲大舫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賓佐並集泛長江而置酒可謂一時豪舉

宋明帝好食逐夷蜜漬之銀鉢一食數鉢食多胸腹飽瘕氣將絶左右請飲酢酒數升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

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遂絕
粟山按逐夷未知何物吳地記闔閭逐東夷據沙州糧
不得度禱而得魚食之美夷送欵王將魚腹腸肚鹹水
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按此卽今之石首魚也
王洪軌爲青冀二州刺史州人以洪軌上谷人呼爲虜文
使君言之落淚
孫謙歷二郡五縣所在廉潔夏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
蚊人多異焉遺命薄葬輴床裝之以麤第二子貞工巧織
細麤裝輴以篾爲鈴佩雖素而華孝貴繼志哀戚之中何
心工巧王貞可謂不能善繼

伏曼容美風采宋明帝以方嵇叔夜使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爲尚書外兵郎與袁粲會談元理時以爲一臺二絕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所居新阪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又顧歡爲吳興鹽官人隱天台多道術弟子鮑靈綬門前有大松十圍上有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邨多邪病村人求哀歡規地作獄有頃狐狸黿鼉自入其中多命殺之病者皆愈海鹽鹽官相接壤考齊書鹽官未嘗隸吳興乃吳郡之誤也海鹽收顧野王野王本傳止稱吳人未嘗稱寓鹽而硤石山有野王讀書臺橫山有顧氏故居何以稱也越傳稱新阪黃岡其在二海

之界邪斯顧氏之先證矣

鍾嶸詩品謂沈約五言最優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故稱獨步故當詞密于范意淺于江南史謂嶸追夙憾以此報約若以詩論約較宣城文通大弗如嶸評未盡當于約故爲公論豈爲夙憾

河東關康之與臧榮緒俱隱京口時顔延之等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延之咨嗟不敢干而退讀此覺戴安道雷次宗爲煩

陳留蔡薈字休明淸抗不與俗交李摛謂江斆曰古稱安

貧淸白曰夷湼而不緇曰白如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粟山按夷白二字甚新

武安沈麟士隱居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聰明以灾故鈔寫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靜默所致製黑蝶賦以見意若此者便是地行仙

南岳鄧先生陶通明皆仙釋之流庾詵精誦佛經感有異兆稱生淨域亦其類也不得以隱逸列之

粟山按此非史乘所宜言

扶風馬樞隱茅山其言曰貴爵祿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錙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稂秕席上之說亦各從其好也安理數言可謂新特

古以緇布爲冠子曰元冠不以弔冠之尙元久矣荆卿西行客皆白衣冠送之是亦往而不還之義同乎凶喪也詩云既見素冠兮當別有義晉人乃着白接䍦而六代之君著白紗帽諸王以下皆烏紗帽帽之尙白未知何義

梁會稽賀德基少游學都下衣資罄乏盛冬止服裌襦袴嘗于白馬寺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婦人乃著白綸巾當是裙襦類耳

劉緦一時名流乃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改名慧
地上有伎佛之君下則有毀形之士大可怪也
吳郡顧恊臨沂顧恊同在湘東邸府中稱二恊
烏程丘傑年十四遭喪不嘗熟菜以其有味歲餘其母見
夢曰死止分別耳何事乃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
有三丸藥可服之果得甌中有藥下蝌斗子數升丘氏世
寶此甌云夫聖人以禮節情曾子純孝水漿不入七日而
已不忍性滅也五蔬之設以佐五穀謂其味勝宜棄勿嘗
拾熟啖生何取乎菜非徒無益且以害生傑乃質美未學
天假其靈于母以牖其衷非母能靈也

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立節婦人乃以行次稱故奇

蕭矯妻羊淑禕父喪輒哭嘔血母疾露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今泄氣在亥求白石鎮西南若人無患言訖不見如言而疾愈

粟山按二十一恐是紀其喪夫之年

劉渢及溓有祥覽之孝乃以始安王瑤光黨見殺非孝也趙拔扈因兄震動爲太守所殺亡命聚黨呪社樹仇可執斫處更生三宿三枿生十餘丈人以爲神遂至十餘萬攻殺太守轉攻傍邑至成都戰敗乃降此乃寇賊耳當以此爲守令殘暴者戒何足列孝義中

朱百年隱會稽南山伐薪採若爲業薪古樵字若杜若

東陽人李瞻起兵討侯景爲景所執出之市中斷其手足析心腹破出肝膽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其胆乃如升焉豈非烈丈夫

王偉助逆之首景敗求活草間抗辯王僧辯不挫似乎孔熙先一流人及囚江陵獻詩元帝希意不死愚矣釘舌剷腸顏色自若仇家臠肉俯而視之至骨方刑之世間自有此一種人嵇康琴夏侯色不足多異元帝見湘東一目之文始怒致之極刑忘君親之大仇責詆譏之小惡又不足以赦偉之辜也

沈約爲宋書多言孝武明帝褻黷事梁武見之曰昔嘗逮事孝明當思諱惡之義於此多所省改梁武之代齊不剪其支庶故雖十四王被屠侯景手而梁之子孫自北及隋唐蟬綿不絶乃天道焉

衆山按在佞佛者則以爲佛佑矣

北史

魏自什翼犍始強并吞諸部然于夷俗未有名號至道武始稱代王改名曰魏羣下勸進稱號改元遂尊什翼犍為高祖名為高祖則以前無位號可知魏收作魏史追尊以前二十五世皆强目為帝矯誣已甚李百藥北史宜斷自什翼犍為始畧序先世總以數言曰後皆追稱為帝始合史臣之體乃因其妄託先聖之後而曰黃帝之系以土德王以土為托謂君為跋因姓托跋氏夫蠻夷戎狄安知五行禪代之事藥師可謂夢囈觀魏文立七廟而始於太祖則知以前諸帝之無稽矣

北史諸紀當如春秋國語之紀吳楚書其自尊之號以著十統之實南朝列國諸君隨例況書不必因魏史舊文抑彼尊此他人則曰僭立在此則曰即位所至則曰行幸來聘必曰朝貢全以帝王之統隆之也

昭武道武雄杰一時俱不免弒戮之禍戎狄無親以弒逆為恒俗乃盜襲諸夏之尊稱可謂處非其據去劉聰石勒幾何哉

魏文脫去夷風嚮慕往哲衣冠制度駸駸盛時居喪三年力拒群臣遵行古典此則超出百川王即漢唐宋諸君視之且有愧色

魏并吞中原威制西北國勢之強百倍江南然其亡也兆自尒朱華臨朝稱制穢德彰聞自此權臣執柄遂分東西以至于亡

粟山按爲唐武后作僃然一亡一否則以武后能知人善任也

胡尒朱華迫奪嫡后出居金墉以至削髮爲尼終于瑤光寺此卽亂國專政張本

齊神武初事尒朱榮累遷第三鎭人酋長尒朱度律又加神武爲第一鎭人酋長虜以酋長爲尊稱尚是太古之俗後則并此諱之矣

神武微時從爾朱榮依麗蒼鷹止團焦中團焦當是茹舍宋人以茹菴爲團標即此

北史於魏史舊文宜稍加筆削乃承甯浮屠之災稱述符命說者以爲天意者曰承甯見災魏不甯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此等語不惟矯誣亦甚穉鄙

魏明初立親賢則有清河王懌任城王澄耆舊則有于忠崔亮足以輔政乃羣臣奏請太后臨朝以至濁亂朝綱姦黨窺伺魏之瓦裂實此基之

靈太后被幽五年孝昌元年廢元義復行反政魏明本紀止書皇太后復臨朝攝政不及元義之處分可謂疎漏北

史删魏史舊文稍覺潔淨然如此節目何可删也

孝昌二年閏月稅市人出入者人一錢如此將令市人絕迹何以爲京師

李百藥論贊每不及魏收之篤故知人才之愈下也

爾朱榮封敬帝兄爲無上王便已可笑已即沈太后及幼主殺王公卿士二千人遷帝便幕旋悔稽顙謝罪還御太極殿已又表請追謚無上王邵爲皇帝餘諸王公以下各追贈官階如此乖張董卓侯景所不爲豈能久執朝柄無禍乎

爾朱天光世隆弑敬帝奉長廣王曄爲主既而以曄疏屬

後迎廣甯王恭睢已至邙南世隆復奉節閔帝行禪讓之禮弑君立君等于奕棋使人歎息

粟山按北魏時君臣道否不復知有綱常于此可見一斑

節閔手刃爾朱可謂快事然無善後之策徒奮匹夫之勇禍不旋踵高歡梟雄機變百倍爾朱且有翊戴功罪狀未著出帝遽將討之可謂螳臂以當車轍海內分崩君臣大義久已掃地畏天順人乃可成事否則周文遵養庶保令終耳

北齊屢發寡婦以配軍甚至有夫者亦奪之眞夷俗也

文宣因祈雨無效毀西門豹祠掘其冢毀祠甚矣掘冢尤可恨也

文宣大殺元氏無少長皆斬凡三千人暴酷如此

文宣追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數千騎塞其走道時虜衆猶五萬人肱以兵少請益文宣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主踰越岩谷僅以身免此深得將將之法

孝昭寬仁大度有帝王之量思削平關右繼迹神武天不假年齊遂不振濟南之被弒或謂有天道焉文宣酷暴屠戮忠良宣淫近屬得保首領以沒幸矣欲子孫之延何可得也孝昭之短祚皆云文宣爲祟余謂文宣安能爲祟自

是齊室之不長耳

人知行三年喪有北魏孝文而不知有北齊武帝武帝讀書好古悉毀佛道經像盡罷淫祀大有豪傑之見此人不死隋堅豈能竊國

太武保母竇氏文成乳母常氏並尊爲皇太后荒俗無人倫不知遺笑萬世

栗山按上師漢趙嬈下開明奉璽皆足爲人主殷鑒

魏世子當立者母先賜死以防母后之亂而靈太后獨不死以至亂亡

魏穆帝猗盧欲立其少子比延乃令長子六修拜之六

修不從乃坐比延于已所乘步輦出遊六修以爲猗盧也
謁伏道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猗盧伐之六修拒戰
殺比延猗盧微服人間賤婦人識之遂被弑此等舉動父
不父子不子弟不弟宜其篡弑相尋也
華山王鷙潛通爾朱榮河陰殺戮朝士榮與鷙共登高塚
觀之及兆之亂又陰通兆勸帝不爲備致倉皇出狩眞乃
國賊北史稱其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閣暑月不解衣
冠夫賣主通賊之人陰險踰鬼蜮而曰性方厚何厚之有
彼于君父且弄之如木偶而修敬省闥何爲者執筆者徒
識其小未嘗明于君父之大也

艾陵伯蕘性剛毅生平不笑孝文遷都蕘以代尹留鎭因別賜蕘酒拜飲之帝曰聞公生平不笑今方隔别當爲朕一笑竟不可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之人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道武悅賀夫人之色殺其夫而納之生元凶紹遂至大逆誰謂無天道耶

竇君弑昭成符堅伐之執竇君轘裂之長安此堅之所以定伯也

景明中洛陽縣獻白鼠尚書盧昶奏按瑞典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則白鼠見因陳時政多所

勸誡詔書襃美此奏大快人今天下貪吏滿州郡宜乎白鼠之多也

魏臨淮王孝友上書曰古諸侯一娶九女士有一妻一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六人官一二品有四妾三四有三妾五六有二妾七八有一妾而聖朝將相多尙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强自廣娶親知共相嗤怪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則相勸以忌恃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妻妾之禮廢姦淫之兆興此臣之所以毒恨也請令王公一品備九女二品備七

三品備五五六則一妻一妾限以一周悉充數若不充數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裔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大願也北魏妬風太甚又魏孝文帝嘗對羣臣曰宮闈妬忌王者有所不免何況臣下魏恢拓西北并呑氐羌莫强于天下乃畏婦之風上自帝王下及臣庶無不皆然此天地陰氣所感化爲北朝耶隋文一統南北乃畏獨孤恐江南亦不免漸染畏內之教矣

爾朱榮既大殺王公啟帝欲還都晉陽都官尚書元諶爭之榮曰此何關君而固執若此河陰之役君應知之諶曰

天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相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又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之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觀者莫不震悚諶色自若讀此凜凜千古猶有生氣北史乃謂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如此等人生死不能奪乃是社稷之臣而謂無他才識可謂瞽史

屈蛛侯羅結年一百七歲爲侍中總三十六曹事精爽不衰太武甚信待之監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秋卿一百十歲詔聽歸老大 川東乃卒如此壽考豈非異人古之伊尹太公周召畢公皆年踰百歲尙爲輔相若生古初何必

滅之

奚牧道武舊人患難有功徒以通書姚興抗詞不遜道武戮之以誅秦過矣

和跋才辨爲道武勳臣徒以淫奢嘗戮死非其罪英爽不昧能以陰霧迷太武于豺山祭之乃開則殺之濫枉可知

賀狄干被留于秦因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道武于其歸也見其言語衣冠類中國忿而殺之若干者可謂不遇其時若在孝文之朝必首被登庸之選

崔浩測熒惑之入秦高允知五星聚東井之謬可精察天

天人之際

王猛諫苻堅之伐晉崔浩止魏文之伐宋雖以天時人事之不齊江南才俊之難測要非本懷二子皆關洛名家不遇中原英主不欲氐羌拓跋兼并南北耳

魏宋鴻貴爲定州參軍疏凡不識律令聞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如此人令作參軍眞是醉夢世界

宋世良爲淸河太守盜賊屏迹天保大赦至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表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謂之神門讀之使人神往其境

李先子鳳採藍田玉椎七十枚為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而不節酒色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于死非藥故也然吾尸必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毒熱停尸四宿體色不變其妻以玉珠二枚含之口中口閉謂曰君自言餐玉有神驗何不受含言訖齒啟納之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殮于棺堅直不傾委子皎事冦謙之服食絕粒數十年年九十如童子坐脫而去人咸以為尸解

蕭寶寅在齊不能有所為奔亡赴魏忽為異圖稱號自立豈非怪事假以帝室之子自負英才乃梁武西來一籌莫

展魏之强盛百倍于梁羈旅亡命妻以公主無宗社之仇遽爲背德自取滅亡是則蕭鸞餘殃奪其神爽以即菹醢云爾

北齊馮景裕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此等不宜載之史古德尊宿皆以此經爲僞僧行不許誦習彼教且非之百藥何率爾也

粟山按此經至今崇奉足爲大噱

高德政勸文宣爲篡奪討太后屢止不聽終爲文宣所殺楊愔諸人俱不免誰曰天道無知

范陽盧曹自薊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阜脛骨長丈六尺以為二矟神武諸將莫能用惟彭樂強舉之未幾曹遇聲恫聲聞于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此之為骨不下防風而云海神為厲海神乃有骨耶抑此巨人之有神也

隋王劭獻諛隋文屢稱符命至妄引易經隨卦以證之可謂侮聖人之言列之佞幸可也

國史非家乘分隸各代不宜一姓共傳三國志孔明未嘗與子瑜同傳歐陽五代史亦分朝立傳未嘗合一家為傳也北史立傳往往如族譜異朝之臣合作一卷或相去百年或遠隔數世竟以一家而比類之大失體裁矣況忠佞

同條賢奸合志徒取一姓不顧非倫豈良史善善惡惡之義乎

魏從事中郎郭景尚善事權貴世族號郭尖今以善鑽兢者爲頭尖六朝已有此目

栗山按郭尖二字頗新

北朝詞章華而不實砌叠堆垛連篇累牘令人厭觀宣武親政罷六輔張彝邢巒等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御史中尉甄琛彈之云非兕非虎率彼曠野詔書切責彝等北史摘此二語以爲工耶是以彝等爲孔子目朝廷爲陳蔡也浮詞害義之甚反摘舉之何文人之無眼若此

祖珽傾危變詐亂臣之魁至于亡賴偷竊往往爲士類所鄙賤恬不爲耻文人罕有之奇矣熏目旣盲復秉大政益設權譎勢傾人主被擠出刺徐州陳寇犯城珽不閉門令守陴皆下靜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不聞有聲賊無所聞見疑是空城不爲警備至夜珽令大噪震天賊驚散走後復結陣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親臨戰陣賊謂珽盲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鳴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穆提婆憾珽欲令城陷知危不救珽且戰且守十餘日城以克全若珽固文武兼資見奇于目盲之後尤爲超特此等人當何門品置之若令遷固操筆又不知若何奇絶

耳

粟山拔兵不厭詐挺乃用其所畏挺非無長特用之者

不得當耳

北朝英雄畢竟以高歡爲首歡雄才大畧算無遺策機變類曹操坦懷似沛公英銳近孫策其稱雄一代者以不篡魏也歡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心初事爾朱榮知其畜不臣之志以計自跋不與同逆兆之入洛遣使招歡歡惡其伐君巧言避去兆幽孝莊歡聞大驚令孫騰密覘帝所在欲於路邀之明唱大義仍與兆書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于海內及兆弑逆自鄴進討削平亂賊磊磊落落眞丈

夫也晚出宇文泰獨爲之敵手其才器亦亞于歡而不及歡者宇文有吞魏之心高氏無僭代之志也歡老泰方英銳僅堪敵手否則泰固當北面事之

栗山按歡亦非能終守臣節者特其時未至故謬爲尊奉待以觀變耳

斛斯椿初附爾朱榮榮敗棄之歸汝南王悅及兆入洛椿又附之見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說世隆以正道世隆欲害之天光救得免世隆與兆自相疑椿與勝和之兆執椿勝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神武師起椿乃謀誅爾朱氏將復圖歡從孝武入關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椿以

國難未平不與民爭利邸店受牛日宰一牛以享士及死家無餘財如椿者雖離合反覆終歸於正可謂憂國奉公智深勇沈之士北史謂其性巧佞蓋以其口舌機變屢脫危險故耳此以免害豈其本懷世豈有巧佞之人而終奉顛沛之主也

賀拔岳使馮景詣高歡歡請與岳盟結爲兄弟岳曰此奸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人無私盟貽觀春秋桓文皆有私盟共尊周室雖盟不爲私歡之結歡于岳或其意不在魏則誠然若岳能扶奬魏室結盟英杰共立忠勳則盟豈爲奸乎

栗山按岳之言歡洞見肺腑岳自是正人豈屑與盟所謂薰蕕不同器也

周文令蘇綽作大誥不意王莽之後更作續貂胡盧于識者黑獺梟雄亦拾此酸腐邪乃見漢高之溺儒冠雖無聖人之度自是帝王卓識

因唐諱並韓禽虎之名亦刪之直作韓禽可笑也

韓杲勁勇翹捷北山胡畏之號爲著翅人周文笑曰著翅之名何減飛將

裴蘊酷吏殺人媚上至逼顯司馬德戡謀逆與同黨謀入西苑以救帝謀洩被害于化及能晚蓋者也麥鐵杖梟雄

健捷身爲盜賊以勇見知爲將戰死遼東子麥孟才復與沈光謀殺化及爲帝復仇同時被害世擅忠義沈光鐵杖皆擅健勁凛凛生氣千古光號肉飛仙鐵杖同時有猛士魚俱羅等屢立戰功煬帝以其相表異人目有重瞳因事誅之

粟山案王胄薛道衡以文詞過人見誅況有異表者耶魏孝文爲馮熙服緦又引白虎通云王所不臣者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今按禮經朞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是則功緦之服大夫已斷未有身爲天子而服外氏之喪者孝文不以聖經爲斷而引漢儒曲說非

矣　孔叢子語陳涉亦有外家不拜之說當同此類恐非聖人之教也在禮於妻黨甚輕而聖人甚重君臣之禮焉有后妃之父不拜天子之禮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覽古者必衷于聖人之言始爲無弊

靈太后爲太上君胡國珍成服于九龍殿明帝爲外祖服小功九龍殿乃魏主寢殿太后成服于此大非禮明帝爲外戚服亦是孝文作俑

武成后父胡長仁爲尚書令鄭孝裕陸仁惠盧元亮每日方駕都坐屏人私語私遊密處所在追尋時名三佞

北史外戚每人名下必增一傳字豈刪數傳合爲一傳邪

夫外戚之足備鑒戒者傳之可也姚黃眉賀遂楊騰乙弗

繪趙猛止寥寥官階數行亦名爲傳何耶

薊州平恒博通經籍三子皆不肖任其婚宦仕塼混濁墜

其門風不知恒所業儒是何等也世豈有諸子皆均朱無

一人可世其業者則知恒口耳之學非眞儒也不能教子

烏能廸來世乎

游雅陳奇論易不同迭相非刺雅遂陷奇大戮豈足爲儒

劉蘭每排公羊而非毀董仲舒有人叩門與蘭坐曰君自

是學士何以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

也今欲相召與君正之言絕而出蘭遂病卒此豈公羊董

子之靈邪何猖狹若是

陸令萱以叛人妻子配入掖庭倖充阿保乃敢兒畜天子弑君廢后賊殺親藩大臣罪在王聖趙嬈之上其子穆提婆寵倖弄權遂以亡國棄帝奔周宜顯戮以謝西人宇文泰反加爵賞謬矣

粟山按此時而論政刑則不特此一端可指矣

釋藏多梵僧曇無讖所譯乃北史沮渠蒙遜傳中云罽賓有沙門曇無讖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號之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受法太后召之

蒙遜不遺發露其事拷掠殺之其穢如此抑名偶同耶抑

鳩摩羅什交接生子之類耶皆不可知姑誌于此

李延壽自序作史始末乃泛及族之聞人蕪濫極矣國史

非族譜敘及先世煩矣又拖沓者是以視子長自敘何啻

千里

魏書

初魏史官鄧淵崔浩高允皆作編年遺落時事李彪崔光始分紀傳表志宣武時邢巒撰高祖起居注崔鴻王遵業補續下逮明帝溫子昇作莊帝紀魏末山偉諂附元天穆爾朱世隆與綦儁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萬不存一齊文宣詔魏收修魏史一百三十卷頗爲詳悉收所取史官欲不逮已皆不工纂述論撰出收一人悉焚崔李舊書黨齊毀魏褒貶肆情文宣命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者訟訴者百餘人評論始亦辯答後不能抗僕射楊愔高正德用事收皆爲其家作傳二一人黨助之抑塞訴詞范陽盧斐

頤上李庶太原王松年坐謗史鞭配甲坊有致死者衆號穢史皇建中命收更加審核羣臣並攻其失武成敕收刊正收既招衆怨齊亡之歲姦發其冢棄骨于外隋文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以西魏爲正東魏爲僞義例簡要大矯收繪之失文帝善之煬帝以爲猶未盡善敕楊素潘徽褚亮歐陽詢別修魏書未成而素卒唐高祖詔陳叔達等十七人分撰後魏北齊周隋梁陳六代史歷年不成太宗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高宗時魏澹孫同州刺史克己續十志十五卷唐藝文志有張大素魏書一百卷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惟

魏收書在言詞俚質取舍失衷其書亡逸不完無慮三十卷劉貢父序如此魏收輕薄本是詞流原非史筆文之蕪穢不足責其可恨者故用不如已者以專其事盡焚崔李舊書以滅其迹欲以一人之私掩絕衆口之公屢經釐改至于易代往往不成遂合穢史得垂耳

三代去古未遠然不窋以上尚疑其誣魏本夷俗以部落之盛爲尊稱斷自猗盧什翼犍可也上溯黃帝矯附拓跋追稱二十七帝又稱田祖六十七世至毛不言在何代荒忽不經力微詰汾之生又不足怪

衆山按此古今作史通病若非興主破除俗見則史臣

安敢有異也

魏之先僻處北方荒魏晉之間始通中國其書南渡以後必云僭晉必書名書死書貢他史所無魏收小子敢爾無忌憚之尤尊魏者見北齊正統所承也

道武始用天子禮樂止用璽綬不御袞冕尚安夷俗也因天文之變多殺戮以應之不知修德彌災淸河萬人之殺音弑宜矣

道武明元皆以寒食散發動遂至失常晉人習尚北荒之人亦效之良足怪歟

太后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已屬不經文成遂尊爲皇

太后又悖甚矣

元魏謚號重沓既有成帝毛又有昭成帝既有莊帝又有孝莊既有明帝又有明元孝明又孝文平文獻文文帝至再至三當時史官何無學術乃爾

孝文詔沙門不得去寺浮遊行者仰以公文今公文仰字本此

孝文禁祭孔子不得巫覡倡優鼓舞媟狎止用酒脯今民間並無淫祀夫子者則宋儒推尊講貫之力爲多

　粟山案此實孝文卓識

顯文將南伐詔州郡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

備軍糧是每丁賦米五石也民何以堪

孝文承明十年始服袞冕禦圜丘備法服大駕十九年禁不得以北俗語言於朝堂違者免官乃用夏變夷之始

宣武于式乾殿爲諸僧朝臣講維摩詰經在南梁武惑溺如同一轍

孝明旣立二月庚辰尊高后爲皇太后巳亥尊胡充華爲皇太妃三月甲辰皇太后出俗爲尼居金墉城八月尊皇太妃爲皇太后羣臣請太后臨朝稱制此元魏禍亂之始也高陽任城二王秉政欲裁胡氏以正尊嫡是以太后太妃異稱不知充華强悍豈能居人下遂有逼嫡爲尼之舉

此時宜並尊二宮以弭其欲皆不與政以防其禍或免分裂乎要非人謀所及

粟山案二宮並尊則嫡庶之分不明就使並尊能保其不復逼嫡不臨朝乎正不得歸咎於高陽任城也

高太后崩於瑤光寺以尼禮葬於北邙夫長樂之尊忌其壓也沒則亟復后號營別兆可矣乃以亡嫡之尊被壓妾與南風之弒楊后凶逆先後同符明年改葬追謚文昭抑有不能掩衆口乎 一武泰皇女生秘言皇子帝崩皇子即位既以女主攝萬幾又以女嬰作幼主萬古奇變爾朱之亂自招其厲也

衆山按胡俗之非往往由此

孝莊手刃爾朱大有英氣應變無方卒被襲弒擬之於昔

賢高貴之討司馬昭類之以事同子師之除董卓大功不

終身蒙弒逆千秋同慨

爾朱弒君立君同弈棊高歡宇文相繼效尤數年之間君

無定位　河陰之役便有異圖其子繼之殆有甚焉神武

義兵攻不滅之天光律度俘斬闕下稍爲孱主吐氣

二廢帝出帝紀論曰廣陵廢於前中興廢於後平陽猜感

自絕宗廟舊泰雅道居多永熙借德爲甚是俱滅亡天下

所棄歟其紀首標曰前廢帝廣陵王後廢帝安定王出帝

平陽王乃後廢帝紀止稱魯郡王不言封安定王惟于出帝紀云安定王自以疎屬遜位又云安定王朗坐事死旣已尊之爲帝其紀載肆情疎謬若此普泰卽廣陵年號永熙平陽年號中興安定年號或稱其王或稱其元有同射覆豈直書之體歟

出帝旣西又奉孝靜爲帝二帝同時在古未有若以權宜遥尊出帝爲太上姑塞天下之口但當日羣臣無有言者中原人事久陷夷俗無有申論於君臣之際者可歎也

高歡不受九錫大丞相天柱大將軍之封賜其識高於同時梟雄一等

靜帝紀詔歸帝位於齊國卽日遜於別宮是何書法　孝
靜遜位之際皆直書無隱不可謂黨齊毀魏也如拳毆帝
狗腳朕等黨齊者何不刪之要其受賄權豪之家抑揚恣
情爲穢耳毀則未也謂之黨齊侫魏也則信

平文帝崩桓帝后祁氏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平文帝嫡
律思帝之子也后性猛因帝得衆心恐不利于己子故害
之思帝不見紀中不知何帝之子魏初已有母后擅權之
事繼之而有文明太后甚之而爲靈太后實祁后作俑

彭城淸河王傳詔旨對答詞太斐然華而不實

長孫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

擻升言笑自若時謂亞於雲長

尉脅征蠕蠕出黑白兩漠之間大漠之中乃有黑白二漠皆前人所未聞

尉聿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第一元乂送白綾二千令聿染拒之諷御史劾之徵詣無狀復任今天下稱染緋者鎮江金陵爲上古乃出於涼州意所謂猩紅者耶

安同傳同父屈長子又名屈祖孫同名雖胡俗未必爾必有一誤

于栗磾傳奚斤征虎牢栗磾攻德宗河南太守王涓之于金墉不言晉而直舉晉主之名又不言姓既見疏繆爾表

妄率

崔浩一代謀臣算無遺策卒以滅宗何哉蓋其足已自賢排斥同類不能如諸葛之公忠不必謀自己出也李順旣爲婚姻更相忌嫉涼州之役關順之謬可也發其受賕順卒被誅其犯陰禍宜矣滅釋之教以奉天師道釋相去幾何哉自附正論祗見其愚腐邐之史漢武廢其所紀況于暴揚先世之惡乎浩旣殺身後之執簡者追帝諸酋于百世之前大堪胡盧

刁雍自南而北羈旅進用所在經理悉心措置甚大眞有用

陸俟及馥與麗忠智傳家而㲄以謀逆誅止及其身不爲
拏戮𡾟而復振有天幸焉

魏以數十萬衆壓彭城之下問答爲孝伯易爲張暢難二
人條對未見北人之勝所載多勉强飲江之言南人以此
誇北何得文飾稱作

高閭安邊策欲於六鎮築長城以拒敵計千里之地十萬
人修築一月可畢以理度之恐無此事徒滋擾害又請高
祖封禪撫乃爲佞傳亦繁冗可憎高閭初名驢崔浩奇而
改之眞可笑

楊播楊椿楊津忠謹孝友不愧萬石門風闔門見害爾朱

常疑天道無知故傳如私役兵人以營佛寺私開牧地數百頃兄弟盡登台司高爵厚祿足以相贍乃無廉公之節役官力以徼私福墾官地以富私家乃犯造物所忌耶

夏侯道遷志趣無常或南或北其人固無足取少而不願娶婦逃入益州以軍功顯晚解兗州圜營園池畜伎妾歲入三千不營生產慕孔北海爲人風尚可喜長子夬居喪縱酒有阮籍之狂斥賣田園衣食不給弟妹饑寒嘻亦甚矣將死之際夢父予杖杖痕徧體乃卒　夬與辛謀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恒曰人生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有先亡者良辰美景靈前宴飲魂而有知庶

其饗此亡後上巳諸人至靈前飲酹日晚天陰咸見夬在坐執杯獻酬但無語耳夫縱飲蔑禮狂誕不羈乃於既亡之後見形故友豪致不墜大是異人

李崇守壽春南人目之爲臥虎

崔亮爲吏部尚書爲停年格不論賢愚止論資次魏之失才自此而始郎今截年選法也千古弊轍沿踵至今

粟山按三代以下人心不古選舉之法在在弊生此雖一時弊政然公正晝一在上者果能于其服官時澄清鳌剔何患無才此所以與制舉之法不廢江河萬古流也

崔光韶臨歿戒其子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不同兒女官婚未嘗不先推弟弟頊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松材入土最易朽爛即今羅松交采燁然賈客每以欺愚者史册載之足爲明戒光韶風棱有古人之節足于財而過吝衣敝食麤議者以爲矯觀此亦見一端既知松櫬之非何不爲弟易之古人多有改殯改葬者光韶直是惜財耳自作松棺以謝弟何如爲弟易櫬之兩安也

魏收謂崔鴻十六國春秋多有違謬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書改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

又載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讀者須詳之不可以穢史忽之也

奚康生梁武聞其引強至十餘石特作二大弓長八尺把圍尺二箭粗如長笛送康生即集文武平射尚有餘力表送武庫為相州以天旱鞭石虎畫像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像舌兩兒暴卒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為崇康生真麤官不學

楊大眼妻潘善騎射大眼在軍攻蠻酋樊秀潘詣軍省之戎裝齊鑣戰場大眼目之為潘將軍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有失行大眼妾女婿趙延寶言之大眼幽潘殺之後娶

元氏大眼卒爾所生三子僧生等開大眼棺射殺延寶挾大眼於馬上奔襄陽投蕭氏荆人畏其勇不敢逼

爾朱榮悖逆不臣然能驅策羣力子姪如兆世隆天光小不如指立加鞭杖奔命赴敵不敢惜死其擒葛榮數十萬衆一朝而散隨宜安插無一亂者大有統御之才石虎流亞也濫殺朝臣繼又濫贈狂妄已極雖帝不誅必有取之以爲功者醫僕薰卓梁侯景得志之日無一可觀宜爲梟逆之首而以賀拔勝侯莫陳悅蕭寶寅等反覆之人次第附之乃雜入諸傳方錄忠義又厠奸諛纔列名藩忽參梟惡醜無等倫

槊山拔侯莫陳悦乃三字姓

宋翻爲河陰令舊有大枷號彌尾青吏請焚之翻令且置南墻下未幾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不遜命取尾青小駒旣免訴于世宗下河南尹推治詔詰故違勑旨作威貴者翻對作者非臣留之者非敢施於百姓以欲待凶惡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魏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生員之名始此

劉獻之博通經傳每勸學者以德行爲先下帷針股止資博聞于立身無益須有道之言

羊祉不憚强禦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酈道元博學多聞然兄弟不睦時論薄之魏收列之酷吏惟云所至以威猛稱然無指實豈收忌才巧詆乎

馮亮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棲遊之適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僧暹河南尹甄琛周視嵩高形勝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疾篤敕以輿馬送還山卒買山而隱昔人見譏一邱一壑何地無之乃勞天子鳩丁縣官給力乎既有岩棲之勝卻死輦轂之遊捷徑終南有靦林壑

內官不與外政魏之中官有為方伯州牧亦有廉公清約如趙黑孫小者終不可為訓也宦官傳嘗載宗愛劉騰賈

粲等以爲戒更列稱賢如仇洛齊趙黑孫小等以爲程可
也至其族黨門廕子姪何用累累汗目
宦官符承祖知都曹事坐賍應死高祖以文明太后有許
以不死之詔禁錮之授悖義將軍佞濁子將軍子爵既不
可嘗以悖義之名且已禁錮何須授爵
魏書務爲夸大卑抑諸國劉聰冠以匈奴石勒標以羯胡
猶之可也至赫連勃勃改其名爲屈孑而系以鐵弗氏慕
容廆別稱之爲徒何符堅呂光分爲臨渭略陽二氏晉爲
僭晉桓元與宋齊梁目爲島夷張實李暠之爲私署涼州
牧涼王巧爲名目何其贅詞

慕容盛能殺蘭汗爲父復仇惜刑誅太峻閭爲賊傷迎叔熙而屬之乃卒熙乃殺盛與寶諸子悖義已極符氏死斬衰食粥如喪所生被髮徒步送其葬奈何有此狂悖小兒

魏收直以晉元爲晉將牛金子譙國太妃夏侯氏字銅鐶與金通而生何其肆筆汙史冊篇中忽入禹貢揚州之域去洛二千七百里凡五百言泛及申公巫臣項羽無諸與濞孫劉之割據貉子傖言等語怪誕舛駮不成文章　稱元帝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枉殺湻于伯血流上柱王敦宗族強盛迭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忿爲貶斥謝安謝玄之破符堅止云堅大敗而還削去謝安盧循之犯建康劉裕

還軍破之亦削去裕破賊事止云徒步而還其妒賢沒善如此梁武尤爲極詆湘東以下削而不書慕容紹宗檄文𡚒衍全載煩簡折衷兩無所取
沮渠蒙遜妻武威公主公主無子有女以國甥得襲爵爲武威公主公主世家襲亦奇
楊大眼爲名將而武都楊難當孫小眼襲仇池公當時大眼有名故名小眼以配之邪
吐谷渾上隴止枹罕甘松洮水南極白蘭西北號爲阿柴虜
慕利延遣使遺於宋文帝獻烏九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

釗等物名爲迺貢實自夸大以表能滅諸國
伏連籌子夸呂自號可汗號其妻爲恪尊
若洛廆思吐谷渾作阿於歌徒何以兄爲阿于也燕以此
歌爲鼓吹大曲
高昌赤石山北有貪汗山夏有積雪山名貪汗不知何取
高昌出鹽其白如玉取之爲枕以貢中國鹽質雖美豈
堪作枕
火陽蠻桓誕字天生栢玄子也玄被誅誕年數歲深竄蠻
中長多智謀爲羣蠻所歸擁沔北淮葉八萬餘落內屬桓
温父子跋扈嶴逆世濟其惡天乃不滅其種俾長蠻方

獠人依樓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蘭　忿怒相殺父子不相避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求得一狗以謝其母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其爲子母不若狗彘矣

慕利延從弟伏念長鵶鵠黎部大崇娥率萬三千落歸降鵶字禿髮烏孤八世祖匹孤生子壽闐母寢產于被中名名禿髮其俗呼被覆爲禿髮其後以爲氏

衆山家鵶字宜浮又音敷鵶鵠宿鳥也

焉耆俗淫僧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多孔雀羣飛山谷人取畜而食之如雞鶩書稱孔雀性淫其俗淫者豈多食孔雀致之邪

粟山案管仲設女閭三百實作法于涼安怪荒俗

諸獠傳云其諸頭王時節謁見刺史頭王二字甚怪而新

悅般國有幻人割人喉服合斷擊人頭骨合陷血出數升至盈斗以草藥納口合嚼咽之須臾血止一月瘡復無瘢痕取死囚試皆驗云中國名山皆有斯草乃受其術厚遇之夫破喉破腦無不立死焉能使之嚼咽形容之過理所必無

波斯國號王曰醫囋妃曰防步率王諸子曰殺野俗以姊妹爲妻妾昏合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爲醜穢

月氏國人商于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于是採礦

山中于京師鑄之光澤美于西來者詔爲行殿容百人光色映徹觀者駭爲神工 小月氏國有佛圖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初建至武定八年巳八百四十二年 乾羅國有雀離浮圖高七十丈

蠕蠕初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類蟲故改名之此亦魏書之自夸非實也 蠕蠕無文字以羊屎紀兵數後乃刻木

高車強大移于鹿渾海其地有狼山駁髯水

天象志以彗犯旄頭木星晝見皆引爲符瑞又或一事而既書之數年之前又列于本年之下重疊數見不恥矯誣

魏天興初用楊偉景初歷世祖平凉州得趙𢾺玄始歷較

景初爲密遂用之眞君中崔浩爲五寅元歷未行而浩誅
神龜中祭酒崔光表延昌四年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
張明豫子盪冦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三家並上新歷
並集秘書同驗疎密立表候景三年與前鎮東府長史祖
瑩等研窮其事三人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太極採材軍
主衛洪顯殄冦將軍太史令胡榮沙門統道榮融河南令
樊仲遵鉅鹿人張僧豫所上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
律始黃鍾攷占合今號爲最密請名神龜歷肅宗改名正
光歷其歷以龍祥業興爲主孝靜時壬子歷氣朔稍違熒
惑失次四星出伏亦乖舛興和元年齊獻武令業興改正

立元甲子歷成田曹參軍信都芳較之曰今年歲星在營室十一度新歷十二月二十日在營室十三度順疾今月二十日鎮星在亢四度留新歷在角十一度太白在斗十二十一度逆行新歷在斗二十五度逆行晨見便為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俟八九年恒不及二度新歷加二度夕伏晨見纖毫不爽鎮星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五度亦猶不及五度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日十度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遲頓疾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歷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敗四度如此之事每年必有至其伏見還依術法芳惟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

前郝業興推步三十載與趙歐祖沖之何承天歷象參校甲子元歷長於三歷一倍攷京洛以來四十餘載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星業興歷恆中及其差不過一二日一兩度三歷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伏見無常祖沖之歷多甲子歷十日六度何承天歷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歷與壬子歷同不有增加辰星沒多見少見時與歷毋異天道高遠人目仰闚未能盡悉但取見伏大歸略其小謬歷便可行如芳所言信亦不謬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日無差以此準之將來永用大體無失歷術不可一月兩月之間能正是非

熒惑行天七百七十七日一遲一疾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七頭一終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歲星行天三百九十八日七頭一終鎭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七頭一終辰星行天一百一十五日晨夕之法七頭一終造歷者必須測知七頭然後造歷爲近不得頭者其歷甚疎積年久測術乃可觀若三四年造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歷潛搆積年雖有少差近天者多三星行天其差爲密獻武言之詔付施行拓跋據有中原文帝雅意文物然歷法卒無善術壬子甲子總未合天崔浩高允知而不爲爲而未竟惜哉

彗乃妖星魏乃祭之以祈福載在祀典用馬牛豕及女巫皆是夷風未改

魏文謂禘祫之祭折衷王鄭二氏當矣至謂六宗之禮合上帝與五帝而六穿鑿無稽五帝之說惟見戴記詩書不載堯舜之世豈有老子五行代禪亦是緯書曲說帝王有天下豈係于此中書監高閭欲代秦爲土德謂秦趙及燕雖非明聖正號赤縣郊天祭地非若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係蠻夷非關中夏何其愚繆以石虎石勒之兇惡劉聰慕容符堅之羌虜齒之五帝之列與炎黃昊頊比德何其昏悖書之于史爲萬世笑

刑罰志于定國爲廷尉集諸法律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三千四百七十二條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後漢因之魏武撰甲子科條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罰金之助婦人加笞之制晉武以魏制峻密詔賈充集諸儒删定名例爲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餘條神䴥中崔浩定律令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十四年以下腐刑女子沒官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諸州大辟先讞報乃施行闕左懸登聞鼓有冤則撾鼓公車上其奏正光中令游

雅胡方回啟定律令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條顯祖延興四年詔非大逆干紀者止及其身罷門房之誅高祖太和元年詔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絕其命不在裸形其參詳舊典司徒元丕議大逆及賊各棄市袒斬盜及吏受賕各絞刑踣諸甸詔犯罪至死同入斬刑去衣裸體男女媟見豈齊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具爲之制太和之詔深得哀矜勿喜之意

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子四產共十六男亘古奇事

栗山按此校周八士四乳生尤異

靈徵志屢書蚄害稼此蟲江南未有又步屈蟲害棗花亦不知何形也

正始二年徐州鵞蝦喫人死殘者一百十餘人死者三十二人可謂奇欠

按瑞應圖王者慈孝天地則三足烏至魏又至孝靜之末三足烏凡三十八見何瑞應之多邪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太宗崇敬之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號皆固辭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法果每言太祖好道即是當今如來遂常致拜謂人曰能宏道者人主我非拜天子乃禮佛耳夫以沙門而拜人主以僧伽

而贈將軍侯一則褻國典一則違僧律兩失之矣

魏書拾遺

李寶不足爲傳陸俟源賀大節可紀源懷何可源子恭輩不足辱史册多載不耻冗長

薛辯碌碌無足述慶之執狐事尤猥褻

酈範亦庸庸陰毛拂蹀之夢史武之占事既不佳占亦誕妄

韓務獻七寶象牙床帝却之宜載帝紀凡爲人立傳止載其長其短則見之他傳紀如止有短而無長不須爲立耑傳

朱修之既爲亡虜還奔江南始終不爲魏用何必載之毛

修之與崔浩論諸葛亮宜在浩傳

羅結乙瓌伊䪜野豬皆異材但載其子弟猥雜可憎

杜安祖救雉而見夢事同宏農之雀

杜淵諫伐江南魏主下詔反覆詰辨非人君之體

元魏人物高允第一

李孝伯傳與張暢語白賊黃巾等言皆是戲語殊傷國體

郭祚九等之議即今吏部條例也何足錄錄爲庸人式

于忠魏之功臣其殺郭祚可謂無貌

北齊書

李百藥作北齊書後人刪為北史詳略之分耳有通篇不改一字者

北史神武居龍蒼鷹團焦中每夜赤氣燭天北齊書蔡儁傳則云止蒼鷹蝸牛廬中即一事而傳聞各異其名史臣信手爲之名多非其實

高季式在濟州夜飲忽憶李元忠開城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聞而容之司馬消難爲子如子神武壻勢盛當時退朝尋季式酣飲留宿旦日門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曰我爲黃門郎當無不朝參之理且已一宿不歸

家君必大怪今又留狂飲我得罪無辭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曰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令左右取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飲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不知所在內外驚異消難出具言之文襄以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燕集其被優遇如此朝廷非是好賢直是畏神武耳以此媚其壻讀此季式豪態如畫然如此惡勸亦難爲客

高歡起兵東出李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歡因陳奇策歡欣納之元忠居要地不以物務干懷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挾彈攜壺遨遊飲酌蕭然自得孫騰司馬子如常共詣之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何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太息而去大餉米絹元忠受而散之磊落如此千載奇人其胸次高曠名利不交于心胷結納英豪削除凶逆爲神武第一謀臣雖斛斯椿等讒搆當朝元忠脫然疑忌之外其度量有以服之

崔瞻性簡傲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極珍羞獨飡自若有

一御史何東裴氏伺瞻食往造焉瞻不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我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能不拘小節劉毅請食鵝炙豈異于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同食觀此覺晉人風流尚存于魏

鄭述祖女爲趙王叡妃述祖坐受王拜妃還王娶鄭道蘊女王坐受道蘊拜王謂道蘊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譬之人知鄭尚書有鄭崇而不知有述祖

昔王猛謂苻堅江南正朔所在不宜伐之高歡亦謂江南蕭衍士大夫謂是正符相承若不寬假士大夫必盡奔江

南督將咸奔黑獺

陸洪和蹤跡奇詭既稱居士而復受官爵與聞用兵標剎以擒賊掘地而得督往往駭俗驚世至於奉佛修道猶有越姬之幸御何也又與通明山中宰相異矣

周書

宋臣上校正周書表謂宇文變府軍足以有天下猶可言也至謂蘇綽之大誥足變一代之制作深可胡盧此何異莽之學周官宋人議論如此文章如彼宜其奄奄不振

宋齊陳梁以下禪授一祖曹丕九錫禪冊陳陳相因如一手閉目倦觀周書于宇文禪代獨删削之止云景子受魏禪一洗數百年蕪穢一快也詔誥爾雅古健無六朝風味可喜也

周明帝遇毒彌留口授遺詔文詞典雅情思懇摯讀之可歌可涕成王顧命無以過之北狄之人乃有如許手口北

朝文章原勝南士宜其有驢鳴狗吠之輕薄
周武帝英斷特達內誅權臣外鋤強敵沉幾迅疾用兵若
神天假之年削平江南不煩再舉當是黑獺肖子即其強
力學古不近聲色不尙華奢惡衣菲食以養戰士亦近代
所未有也力行三年之喪追美魏文光照今古漢唐宋開
國守成諸君亦未見其匹
周武有志稽古衣冠未備宣帝始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
皆服漢魏衣冠以朝可謂盛已乃未幾自稱天王禪位大
子已屬不典又蹈亡齊之續令皇帝衍置左右皇后眞足
噱也天元皇后天大皇后天左天右諸稱紛紛不一眞同

小兒妄自尊大令人絶倒

賀拔勝兄弟威名相亞初事爾朱便媿夏侯擇木之義當榮舉兵向闕執廢女主匡正朝廷似是義舉及河陰之役大殺朝臣志圖纂立直是賊耳勝岳宜翻然改圖又爲謀主規殺高歡以强爾朱不亦悖哉夫歡雖志不下人猶不至如爾朱之悖惡助彼攻此失其衡矣

怡峯字景阜遼東人本姓默台避難改焉孤竹在遼東姓墨胎氏默台乃墨胎之訛也怡峯當是孤竹君系僻處荒落不識古先改姓從夷足見不學

王羆鎭華州修城未畢留梯在外高歡遣韓軌司馬子如

宵濟襲之乘梯入羆未覺也聞閤下洶洶有聲即起袒跣露髻特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驚走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軏衆投城走遁羆強力剛勁忽視賊人乃至被襲幸而軏子如皆非其敵直以氣吞懾之若高敖曹等至此羆豈能以袒跣却之哉必爲擒戮無疑矣宇文黑獺合羆加守備羆曰老羆當道臥貉子安得過宇文壯之神武至城下呼羆欲降之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而去羆之氣懾強敵如此讀之儼有生氣可以增人膽識　神武不攻王羆大是高識神武極能驅策英豪知羆非可力服况以華州之險益之祇取

辱焉算之熟矣至城下呼之亦知羆之必不敢哭犯也欲一識羆耳登城大呼神武已默喻其人矣曰不敢攻非深知神武者　羆于權貴毋不相假貸或至面相呼斥要其意氣凌人大有灌夫節槩而雄畧過之
宇文泰大宴將士于同州出錦罽雜繒命諸將摴蒱取之物既盡泰解金帶令諸人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已徧莫有得者王思政以非相府舊人雖被委任毋不自安次擲至思政斂容跪坐自陳曰羈旅之人蒙宰相國士之遇願盡心効命報知已若此誠有實顧擲即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知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一坐大驚即

拔佩刀横膝上攢搏𤓰拊髀擲之泰急起止之已爲虚矣乃拜而受自此泰期寄轉深𤓰博戲具何物壯士斷頭誓心然千載下猶令毛髮栗竪

柳慶出後丁第四叔及父喪議者不許爲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于出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逝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由終喪嗚呼世衰禮薄今之爲人後者原無情禮之限其爲人後者總以得產見恩未常因禮致敬居喪止爲具文奉養非出誠實至于本生之喪必借先儒不情之論以虧天性之恩以便私圖之計居官應舉卒哭

未離濮如歧路𩉢顏稻錦以爲禮所固然若此之人豕畜不若乃借先王之禮以文其奸禮豈爲若輩設哉雖服制有限不得申其至情亦當變食遷次降服之外同於心喪以畢三年晉人放達安石猶以期功不廢絲竹見譏清論今以所生之大故不得比於往昔之期功居之不疑世亦莫之非刺今古不同愈趨愈薄真可歎也

令狐德棻謂尉遲迥忠于周于翼李穆世受周恩爲國肺腑力足以連衡西蜀反正宇文乃與委蛇保全富貴上愧社稷此等正論羽翼春秋無忝良史惜文滯不能暢其意不若班馬之軒敞耳

韋孝寬立功邊陲勳名震耀已屬奇士其兄敻復抗志林泉不應徵辟名動九重光照山谷尤爲卓絕兄弟出處不同奇偉一也然爲逍遙公易爲孝寬難無孝寬之門閥則逍遙之名不若此之彰史遷謂不附青雲焉施後世益信

敻臨革遺言儉殮薄葬斷牲殺敦蔬素斟酌情禮矯世淫靡于名教不無小助眞曠遠達生之士

陸通吳人祖隨宋劉義眞入關設于赫連氏父政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甚難忽泉出宅側而有魚時人名孝魚

趙剛說馮景昭率兵赴難復說李賢遵以荊州歸西忠義

果決與侯景相持河南屢破其軍高歡縱反間以疑于宇文氏剛力戰破敵流言不能入可謂西魏之良臣宇文受禪不盡其職乃没惜哉其殁之不早也

深入敵境進師難退師尤難進防鈔絶退虞掩襲揚擲深入東魏敵兵既盛孤軍自拔爲難詐爲宇文泰書聲言遣軍四道並出令人漏言于遠近分遣土人義首四出鈔糧供軍費遂于夜中全軍拔還碎郡卭山之戰大軍不利擲自栢谷拔還侯景追之擲反兵而前十數里景懼引退乃得返旆此公頗得用兵機要惜以輕敵致敗遂降于齊壯烈不終臨難苟免不足稱也

思光海賦奇句實有超于元虛者齊史紀之可也劉璠雪賦其視謝莊不啻奴隸乃亦載之璠之大槩已可見令狐何無鑒裁也

高昌兼有夷夏文字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習讀之皆爲胡語按高昌在漢爲車師地中國聖人之書戎狄乃能誦習實破天荒在今當在甘肅洮諸州乃西邊極遠塞不知尚有其教否邪

粟山按　本朝疆域日廓即今準回諸部咸受戎索車書混一遠至二萬里外豈第區區甘洮諸州咸訖聲教哉

隋書

諸史皆有序或書成奏進表惟隋書無之末後有記亦不言何人筆記云開皇仁壽時王劭著隋書八十卷編年紀傳無缺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請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修隋史數載不成正觀二年詔秘書監魏徵修隋史徵奏于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敬宗撰隋史徵總知其事序論皆徵所作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徵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

史志凡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太尉長孫無忌上之後編入隋書別行案徵本傳正觀七年爲侍中十年史成加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俄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經籍志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家本李延壽傳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勅修隋史其年以丙憂去職今本並不載延壽等名天文律歷五行三志皆淳風作五行志序則褚遂良作元成乃諍臣原非史才諸序皆非偶隤弱議論條例則純正李淳風雖精乾象亦無文筆五行志附會穢妄亦多有之蓋沿晉書體製也豈其條論亦出遂良褚登善一代直臣其論議厥亦近巫

史屈國之南史作鬼之董狐要非所長矣古史多出一人之手元成既爲總裁紀傳志不出一人之筆體義雜而不純作傭近代史院實始隋書唐賢不能無罪矣

栗山案恭宗即敬宗避諱也

史官紀載易代之前悉是直書隋文父母止須稱父稱母不須曰皇考皇妣仍隋臣之製禮死曰考曰妣乃人子之稱所生非他人通謂也

隋書法多杜撰開皇三年二月壬申宴北道勳人是何書法

四年四月勑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將之

官非朝廷教孝之義要當爲之禁令不得干外政可也

十三年五月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

隋文得國非正欲塞天下之口以掩篡弒之惡即秦焚書坑儒意

晉王廣書諱仍隋之舊未之改正當日撰史諸臣不知所講何事

文帝禁江南諸舟舡長三丈以上者皆括入官民間貿易何以泛三江涉大河當令商賈不行何以爲政

上性嚴重以下史臣之論已詳而盡又贅史臣曰一段屋下架屋矣

煬帝紀墳壟之處不能侵踐壟字無從攷其音訓

軍禮則陸璉嘉禮則司馬褧陳多因梁書後齊則陽休之元脩伯王晞熊安生周則蘇綽盧辦宇文攷隋文命牛弘辛彥之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

梁武講明禮樂然郊祀尙及天一太一又星中另祀軒轅太微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雨師皆不合於古義　何佟之議天欑題宜云皇天座地欑宜曰后土座

字書欑徂官切叢木也又積竹杖又音纘左傳昭元年注禜祭為營欑佟之所云天欑地欑他書未見未知何制意是欑竹木為次於壇如今之席廠云爾

隋文祀昊天上帝配以日月五星内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無乃太煩地祇配以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爲九州亦不典　文帝既受禪入心未㤼因多稱符瑞造作而進者不可勝記南郊之文極爲體迹隋文梟雄陰鷙亦效王莽符命欺天爲定一時遺哂萬古

煬帝時議立七廟諸儒許善心褚亮議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合太祖而七鄭玄注周制也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也殷六廟契湯與二昭穆夏五廟禹與二昭穆而已玄謂天子惟立四親廟并始祖而五周以文武爲受命之

之祖特立二祧爲七廟王肅謂天子七廟通百代之言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二爲差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之祖并太祖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十廟漢諸帝各立廟無迭毀元帝時匡衡始議以高祖爲太祖而立四親廟劉歆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降殺以兩七者常數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班固稱諸儒之論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建高廟乃立南頓君以上四親廟就祖宗而爲七魏初高堂隆爲鄭學立四親廟晉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六世祖廟爲六廟晉武亦立六廟宋武受禪亦止六廟不及爲太祖姬周以下皆各立廟漢初因之光

武總立一堂羣主異室欲從省約自此因循不變請依古典建七廟屬有行役遂寢按七廟之說王肅爲長康成謂止周制殆弗深攷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之文故知王肅通百世之言爲可信也殷六夏五鄭氏不知何據漢儒當焚書之後毋穿鑿以附會已說後代紛紛借無有引証于尙書足以破萬世之惑明康成周制之說之非也

後齊後主躬事鼓舞以祀胡天後周亦有拜胡天制人有夷夏天豈有胡夏之分襲中原帝皇之號乃猶仍胡人妖祀之風知用夏變夷之難也

隋祀太山命道士女冠數十人壝中設醮總效漢武
後周爲蠶坊蠶宮蠶室廿七置先蠶壇于桑壇東絲禕襦
褠衣黃屨供蠶母使公卿以太牢祀黃帝軒轅氏爲先蠶
皇后親桑女尚書執筐女主衣執鉤蠶母在後皇后躬桑
三條命婦以次就桑鞠衣五條展衣七條綠衣九條授蠶
母後周皇母翠輅率三妃三𡚱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
丙子至蠶所以太牢一奠先蠶西陵氏隋依齊制
梁嚴植之以七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武帝謂閏蓋
餘月月節各有所附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
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辰閏則宜取遠日

梁陳以前王公貴人之喪聽出凶門柏歷柏歷未詳儀制

隋制輀車三品以朱絲絡網幰竿諸末垂六旒蘇又祭服

諸齋官皆皁衣絳襈襈字字書未見不審何音既衣輀

車又作祭服未詳何形飾

後齊策秀才賢良皇帝坐朝堂秀才各以班草對有脫誤

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臨軒而士歛墨水

鄰于戲侮脫刀免冠以謝斯爲得體

羊車一名輦小兒數人青布袴褶五辮髻引之名羊車小

史梁貴賤通乘之名羊子　副輦加笨謂之蓬輦始于梁

武

隋制馬珂三品以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珂乃貝飾色白故每比之珂月珂雲唐人詩每稱玉珂今稱九子七子直是今之馬鈴以銀錫飾之白如珂也

梁制元會冕介幘通天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以冕加于通天冠之上前員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十有二旒齊眉平天冠之稱梁世已有之

梁武謂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此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此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孔安國云華音花也則爲花非疑如此解經不顧全文巧爲牽綴以合時製若以一山攝三物華則花矣蟲則何物乎

且龍獨非蟲乎若以一藻可攝三物則宗彝黼黻上下割
截四字作何解乎
皇帝臨臣之喪三品以上錫衰五等諸侯緦衰四品以下
疑衰此等線服未詳其製
獬豸冠䧋更施珠兩枝爲豸角形無乃爲戲
　粟山按獬豸神羊也古稱神羊一角即以象形施珠兩
　枝亦屬非是
委貌冠末冠雙童髻其頂黑介幘國子太學四門生服之
空頂黑介幘今小兒空頂帽是也
流外五品以下九品以上絳褠衣公服注褠即單衣之不

垂胡也袖狹形直如韝韝臂衣也字夫所用緋韝公服類今箭衣

栗山按史記武帝平陽公主家董偃綠韝以庖人禮見與注所證恰合

惠文冠如貂注漢官儀曰惠蟬也細如蟬翼故名惠文天子笏曰珽以玉爲之即今圭也

陳後主遣宫女造黄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鬢垂等曲歌詞綺艷男女倡和其音甚哀魏破慕容中山獲晉樂官皆委棄之天興初創上廟樂雜以簸邏迴歌

隋文以詐力奪周鼎本無功德乃欲襲帝王之聲容七年

樂不成欲罪牛弘等牛弘鄭譯蘇夔皆庸材取七聲於鳩兹蘇祗婆胡琵琶補爲十二律以成旋宮之製舛矣何妥恥不逮譯立議非旋宮之說沮壞之獨用黃鍾一宮隋文信其佞說雖歷代舊樂畢集不能定爲雅聲雜用戎夷歌舞以饗郊廟狂子繼之淫哇益甚以底滅亡

栗山按隋樂工萬寶常聞樂聲而知隋之將亡大是知音惜當時無知之者卒以伶人終焉

律歷志五音用火尺則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水尺則天下和平用土尺則亂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隋樂用水尺開皇初以此調律呂萬寶常所

造名水尺律即後周鐵尺宋代人間所用傳入齊梁陳與
晉後尺劉曜渾天尺近
宋元嘉何承天歷迄齊仍之梁天監中改用宋祖沖之甲
子元歷陳亦無改齊文宣用宋景業歷西魏入關行李業
興歷周武時甄鸞造甲寅元歷太象初馬顯上丙寅元歷
開皇四年用張賓歷十七年改行張胄玄歷　天監九年
用祖沖之甲子元歷頒朔大同十年命沖之孫散騎侍郎
暅更造新歷甲子為元六百一十九為章歲千五百三十
六為日法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小餘
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侯景亂遂寢陳氏仍用沖之歷

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依圖讖造天寶歷至後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非之曰景業移閏于天正退命于冬至交會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使巳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于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于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筭之術妄刻水旱上甲寅元歷並以六百五十七爲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爲蔀五千四百六十一爲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爲元紀又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日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贏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

孫以百十九爲章八千四十七爲紀九百六十六爲歲餘甲子爲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十九爲章四萬八千九百爲紀九百四十八爲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爲斗分元紀共命法畧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刻漏相符日影俱合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五星所在以二人法考之無有不合其年與歷家預刻日食六月戊申朔劉孝孫言卯時張孟賓言申時鄭元偉董峻言辰時宋景業言巳時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皆不能中爭論未定國亡　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歷周明帝武成元年詔露門學士明克讓採祖

暅舊議爲厤周齊並時而歷差一日武帝時甄鸞造天與歷上元甲寅至天和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一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厤餘二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上丙寅元歷表奏周斟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以爲未臻其妙勑顯等刊定更造上元丙寅至大象元年已亥積四萬一千五百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會法章歲四百八十八斗分三千一

百六十七蔀法一萬二千　九十二章中爲章會法日法
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歷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三會日
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
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歷術別推入蔀會用陽率四百九十
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加減之乃
爲定蝕而加時之正其術施行隋高受禪道士張賓自言
洞曉星歷依何承天微加贈損四年二月撰成旣行劉孝
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凡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
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知度
數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暉合璧七曜須

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惟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爲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賓等惟識轉加大小餘二十九以爲朔不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爲定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尋彼迷蹤失其菁華得其糠秕者也魏楊偉景初歷駮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若朔宋何承天著歷表云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歷意遵皮延宗飾非致難事不得行後魏龍宜弟脩延興歷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八者前代善歷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今孝孫法並按明文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

日也縱使頻月三大一小得天之統今法有三第一勘日食証恒在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甲子元歷推算符合不差春秋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有朔推與元歷不差八食無朔左氏云不書朔史失之也公羊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云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歷推算皆是朔日即明受經孔子於理尤詳公穀皆臆說也第二勘度差變驗尚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昏時昴正午竹書紀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歷推算合堯時冬至之日昴星昏時正午漢書太初元年丁丑落下閎定太初歷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度今以甲子元

歷推算郎得斗末牛初晉初姜岌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元嘉十年癸酉何承天驗乾度冬至日在斗十七度堯年漢　所在既殊惟晉及宋末改故知度有變差大隋甲辰之歲知冬至之日在斗十七度第二攝氣影長驗春秋緯命序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算推算得合不差宋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恒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歷推算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符合不差于時張賓有寵劉暉附會共短孝孫及焯焯以他事罷

序賓死孝孫爲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事爲劉暉所詰難不行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抱書輿櫬慟哭闕下高祖異焉以問祭酒何妥遣與賓曆比校短長信都人張胄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與孝孫共短賓曆十四年七月參問日食楊素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五惟一晦一朔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胄玄所刻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剋驗亦過半高祖引見孝孫胄玄勞之孝孫請斬劉暉高祖不懌而罷孝孫卒楊素牛弘惜之又薦胄玄高祖令參定新術劉焯又增損孝孫法更名七曜新術奏之與胄玄法頗相乖袁充與胄玄害之焯又罷十

七年胄玄歷成司歷劉宜駮胄玄謂命歷序及左傳勘春秋三十七食命歷序合處最多依左傳合者至少知傳爲錯胄玄信情置閏歷序及傳氣朔並差又測影極長爲冬至極短爲夏至二至古史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日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歷合一十八差者六胄至歷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一日今十七年張賓歷閏七月胄玄歷閏五月審至以定閏胄玄歷至既不當署閏必乖見行歷四五月頻大胄玄歷九十月頻大爲胄玄朔弱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又頻年日月食胄玄歷不能盡中迭相駮難踰時不決還事合八

顏愍楚上書漢落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高祖欲神其事乃以冑玄歷付有司施行太史令劉暉司歷郭翟劉宜驍騎尉任悅四人並除名拜冑玄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冑玄學祖沖之法兼傳其師法尅食頗中開皇十七年所行歷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大業四年劉焯卒乃改法起虛七度諸法率有增損

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以歷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太子徵天下歷算之士咸集劉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歷駁正冑玄之短焯爲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冑玄之印官不滿意稱疾歸仁壽四年焯言冑玄之誤于

皇太子一曰胄玄所上見行日月交食星度見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違外甚衆二曰胄玄弦望晦朔違古且踈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别爲後日日躔莫悟緩急月逡妄爲兩種月度之轉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准陰陽無法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爲煩碎隨事糾駁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胄玄以開皇五年張賓歷行後即竊所造歷擬上在鄉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歷不異與舊歷殊且孝孫因焯胄玄後附孝孫歷術之文又皆孝

孫所作則原本偷竊事甚分明恐冑玄推譴依前歷爲駁七十五條并前歷本俱上其四冑玄爲史官自奏虧食多與歷違今算其乖一十三事又前與劉暉較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計後爲歷應密於前見用推算更疏于今今糾發並凡四十三條其五冑玄於歷未精然孝孫初造皆有意徵夫推步必出孝孫其六焯以開皇三年奉勅修造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與讓冑玄所違焯法皆合冑玄所闕今則盡有請徵冑玄答驗長短焯又造歷象異同名曰稽極大業元年下其書與冑玄參校冑玄難云焯歷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

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似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爲十六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何承天創有此意爲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爲定朔須除其平率然後可互相驗難是非不决焯又罷四年太史奏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歷袁充方幸於帝左右冑玄共排焯歷焯死歷旣不行然術士咸稱妙按以上歷法互有異同竟未歸一此出李淳風筆故能淹貫如此

張衡靈憲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屬萬一千五百二十衡所鑄渾天儀

遇亂湮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經著于圖錄總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並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今三家星經現存張平子靈憲所載星僅存十之一二仰觀天象所云微星萬一千五百之屬亦多未見豈西人仰觀器數不子時先已有之故能矚見九重織悉無隱邪

周髀宣夜諸論總非至極旣有渾儀度數天體已定豈在多言天文泛引諸占考及五代當因他史未言以此補其缺

和士開言于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亦何異宜及少壯恣其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韓長鸞言於後主曰縱失何南猶得爲龜茲國淮南今沒何足多慮人生幾何時但爲樂不須憂也二佞之言先後一轍

地理志彷彿漢書雄濶可喜隋書中錚錚者視他亦成翹楚

蜀人尤足意錢之戲意錢字本此 豫章之人衣冠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爭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呼爭訟而偏歡舞一

年齎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有
雞鳴布今豫章刀訟之風大異古昔婦工之勤亦不如前
　今人紡木棉曰紗謂是今時俚諺隋書已有浣紗之目
諸暨西施浣紗石當亦是隋唐人所目

經籍志有王喬鳥情占又鳥情逆占鳥情書竊雜語不一
而足知葛盧公治非爲虛語　伯樂相馬經甯戚王良高
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浮邱公相鶴書相鴈相雞
相鸞經皆有目無書

玄成論高祖佐命元勳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淸廟寂寞無
聞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深文巧

誣致之刑辟高祖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良然良然

韋孝康子弟書孃春秋已高溫凊宜奉木蘭歌不聞耶孃喚女聲呼母爲孃隋時已然

趙王謀翦隋文以安帝室自是維藩之正李安與隋文徒有汲引之恩非有君臣之分乃發叔璋之謀卒彼屠滅在璋不失爲周室之忠臣在安實李氏之賊子

尉迥于沁水上流縱大栰焚橋高熲爲木狗以禦之木狗不知何物

北魏設三省官爲執政侍中尚書中書三省北齊增門下

集書爲五省以太師太傅大保爲三司其餘宰執遂有儀同三司之銜隋唐因之

隋文遣使突厥泣殺大義公主眞是慘刻無餘地

乞伏慧爲荆州總管見以籠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號曰西河公籔籔先代反音塞行棊相間曰籔籔乃斷阻之義豈卽今之魚斷邪

栗山按魚斷斷俗字應作椵

侯莫陳穎爲桂州總管溪洞生越多來歸附今有生猺生黎生苗古乃有生越竟以越爲蠻夷之名可謂新奇

高祖以魏收褒貶失實平繪事不倫序詔魏澹別成魏史

自道武以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十二卷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禮諸侯不生名諸侯不名况天子乎太子必書名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之禮也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竊謂非義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非當時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其二名器不及后稷追祀止及三王此前代龜鑑也平文以前部落之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須南董直筆正之反更飾非力微靈異尊爲

始祖得宜平文昭成基業所始道武宗廟復存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玆之外未之敢聞其三南巢桀亡牧野紂滅幽王死驪山厲王奔彘未嘗隱諱勸善懲惡昭戒將來太武獻文並皆非命立紀不異天年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子賊臣何所懼哉今玆直書不敢廻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邱明據實直書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楚子問九鼎吳人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夫子皆書卒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生日聘使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今史諸國皆書曰卒其五紀傳出自尙書不學春秋范滙云春秋者

文既總畧好失事形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所變事義悉周此焉爲優故纘而述之觀其所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矣馬遷創立紀傳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行迹具在正書重敘繁文今所撰史可爲勸誡者論其得失其無得失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大矯收繪之失按傳所著如此恨書不傳對穢史而益增

澹書太子書字良史當無其例不可不知

侯白通侻不持威儀侻同脫輕狡也

煬帝退朝便命柳䛒入閤言宴終日帝與后妃對酒時逢興會輒命同榻若友朋猶恨不能夜召刻偶人施機能坐

起拜伏以像晉月下對酒輒令官人置之于座酬酢爲歡笑

元德太子全載虞世基哀册文雖辭麗亦贅世基文下巾霜于玉除申霜二字尖新將字甫竊甫竊未詳其義

粟山按竊穴也言始爲卜葬穴也

權武果勁絶人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唐之柴紹可以配之武字武拼拼玩戲之意字以表德邊鄙之人不知文義以此爲字所以歕飯

劉子詡傳求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恩議不解任子詡駁

曰傳云繼母如母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一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朞服朞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旁尊子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知繼母在父室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同之行路何服之有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繆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期未分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以名重情因父親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

深致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上計京師吳魏隔絕毖於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議者不以爲非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以撫育始生服制則王昌何去乎晉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詔從之然則心服不得緣恩而生也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必待父命又云繼

毋慈毋並實路人臨巳養巳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繼有恩育得如毋乎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繼毋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祭祀承祧廟不得使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毋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必違禮乖令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乎風化事奏竟從子諒議子諒之論有補天倫後人多引古禮薄其本生經傳原不改父毋之稱宋儒執義甚辨然終于理未實遂以歐陽濮議爲邪說隋時巳有本生解官心喪之令足以補六經之未詳歟

一本之天屬

董純傳東海賊彭孝才入沂水保五不及山今沂水未審何山是其舊也

超才爲右侯衛肅過奸非無所迴避途遇公卿妻子有進禁者輒醜言大罵時人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大公卿妻子違禁小者譏訶之大者按劾之可也何以醜詆閭閻尚云守正嘗與宇文化及飲請謝其同逆楊士覽等十八人酒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處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遂遇疾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才年已七十三臨難不能剛決轉展亂賊之

手隱忍以死不亦鄙乎

裴政傳武職交番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庶子劉榮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曰劉榮不聽造帳以名籍爲名帳帳簿之名始此

王劭附會符瑞奏有人于黃鳳泉得二白石大玉文理有却非及二鳥鳥人面抱樸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小玉亦有却非五岳及犀之象却非何物當是辟邪天祿之類

裴蘊虞世基之逢迎蒙蔽宇文愷何稠之淫巧蠱惑于劭袁充之以星氣符瑞爲附和皆當列之佞幸也

李密傳密分兵千餘于林間伏發須陀衆潰遂斬須陀須

陀傳則稱密伏數千人林木閒一稱千人一稱數千卽一事而自相同異

百濟婦人辮髮垂後已出嫁分爲兩道盤于頭上新羅婦人亦辮髮繞頭今時國粧隋時海外已有之

常駿使赤土國在林邑東南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

女國有鳥卜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以人祭

疏勒國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則不育

冼夫人權略旣爾過人如集傳佐哭陳之亡因孫暄劾其逗遛逼賊皆有純臣風節宜其威服炎荒慶流奕世

閱隋列女傳不勝歎息隋德不長臣弑君子弑父拂天經

悖人倫比比而是乃閨門之內若蘭陵南陽二宮主襄陽華陽二妃鄭蕭果陸讓二母劉昶之女砥行礪節拔俗維風豈天厭隋德貞良廉恥之防不樹于男子皆鍾于婦人耶苟此數人皆爲丈夫參於朝列必不爲奸諂佞諛凶危讒賊長君逢君以覆其國隋文曰衰門之女興門之男不亦信哉

茗香堂史論卷之二終